

# 西游新说

## 第一章 唐僧之梦:幻灭有多美

贞观十四年的寒食，清早下过一场泼火雨，空气净透得可以敲出声。

我一早就开始忙，做青团、杏酪粥、寒食燕、枣糕，到中午时，摆出一桌佳肴。除自己外，还另置三副碗筷。

哎，怎么又忘记，只有自己一个人？

我喃喃自语，将多余的收起来。又在脑中回想，到底那三人是谁？一点记忆都没有。是很重要的人吧？否则不会这样根深蒂固。

我从黑沌沌的长梦里醒来，就发现自己身处这间小茅屋，唯一一匹白马相伴。我什么都不记得，只知道自己踏不出这个院子，甚至都没有想要尝试。有些界线连试探都不可能，我的体内就埋着禁制，我感觉得到。听着邻人的笑语，有时会感到寂寞。他们都知道我一个人住在这里，却并不以为奇。一个陌生人，他们竟不关心。有时隔着木槿花篱，他们还会跟我说一会儿话，却是闲碎的，没什么紧要的东西。

我身无长物，又不能走出去，还好这院子里种了一些果蔬，不至于饿死。每天又没什么消遣，无聊得很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吃喝拉撒，好好生活。生活是一纸亘古传下来的枯燥药方，如此一钱，如此二两，治不好病，却也吃不死人。慢慢熬着吧，水干掉就好。

我收拾了碗筷，走出门。柳色新新，回首青山一点，檐上寒云迭。很寂冷的黄昏，雨还没有下尽，而斜阳已曛。

一天又要结束了，像一桶水从脑袋浇下，到脚。依旧是重复。生命只有两种状态：生与死。其余时候都是在这两端进行重复摆荡。莲花铜漏中的水总也滴不尽。

夜深如井，庭院里传来低柔的嘶声。这个春天，那匹白马更瘦了。它的毛色雪亮，在雨中像银。脊背凸出，好似刀刃，剖开夜色。我知道它很寂寞。可我无法抚慰它，两个寂寞的生物，何必充当镜子，照见并增加彼此的寂寞呢。

有时，我也怀疑自己还在梦中，一个好长好长的梦。梦里一个人都没有，是蝴蝶变成了我，而我衍化出天地。

然而，一个女人出现，使我的猜测全不成立。

那个女人让我杀死她。

我在庭院里种满了花。第一年，我整顿、壅土、施肥、除虫；第二年，我让梅聘梨花，海棠嫁杏，荔枝臣樱桃；第三年，我又将一切安排打乱。每一次新生都播下毁灭的种子。然后第四年，第五年……到如今，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可共赏花的人。

女人坐在庭院中，将我种下的花全部摧折揉碎，到处都是芬芳的尸骸。鬼森森的月光泛着幽蓝，像一处坟茔深邃的阴影。

「这是梦吗？」我赤着脚，凉凉地踩在青石阶上，感到一股强烈的矛盾之感：她不属于这里。要么她是梦，要么这个世界是梦。

女人狡黠一笑，「你醒不过来了？」

我谨慎地点头。

「要破梦很容易，却也很难，这要看是谁在梦中困住你，又是谁在梦外等候你。」她说。

「没有人困住我，也没有人等候我。」

「那你可真不幸。」

「有何不幸？」

「蝴蝶梦为庄周，蝴蝶之不幸也。嘻嘻。」

今日三月廿九，宜祭祀、沐浴、解除、破屋、坏垣、余事勿取，忌行丧、安葬、纳采。蔷薇蔓，白桐荣，麦吐华，杨入大水为萍。万事万物都显得生机勃勃。

女人却要我杀死她。

她扬散了无数花瓣，一头一脸都是艳丽残影。她冲到我面前，幼嫩的眉眼发出粉光。自黑暗中睁开眼，我还是第一次这般近距离地打量一个人。

有人说深情在睫，孤意在眉。她的睫毛很长，浸了月光，沾满花粉；眉毛确实冷峭，却过淡，有种飘忽的暝烟似的气质。因而我猜想，她的深情大抵浮华，她的孤意太过轻佻。

她很像一个人。

「玄奘。」她唤我的名，「我们都没办法逃脱了吧？」

月光跌碎成万千粼粼，深蓝而不透光，像某种玉石沉钝的切割面。她在那幽微而繁复的影子里后退、隐遁，终于看不清身形。

「逃脱什么？」

没有回答。我走过去，见她已在花下睡着，蜷起身子，如一只小小狸奴。睫毛微颤，呼吸轻巧。

遇见猪头人的时候，我在思索一些问题。

邻人找我说活话时，都唤我和尚，可我总是否认。我不觉得自己是和尚，光头就是和尚吗？拿一枝杨柳就是菩萨？人总是根据表象定义，太过狭隘，到头来束缚的是自己。

女人去邻居家串门，抱回一只小猪。

「快瞧，他家新产了一窝猪仔。」她兴高采烈，快乐得那样明媚，那样清澈见底，一点也不像个寻死的人。

「你抱回来做什么？」

「养着多好玩儿啊，你的院子里都是些花花草草、萝卜青菜，哪有这些小东西活蹦乱跳招人喜欢？」

我摇摇头，又听见邻居家传来欢笑。他们总是这样，哪天宜婚嫁、宜造屋、宜掘井，在黄历上写得明明白白。连生与死都有它们「应该」来到的一天，吹吹打打，哭笑喧嚷，是一门绝望的热闹。我也学他们，开始依赖黄历。人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时候，就准备一本黄历吧，至少不用想太多跟生活无关的事情。

女人好笑地看我，\*\*怀中小猪，涂了凤仙花汁的指甲像红亮甲虫，又像尖尖地在血里划过。我的身体起了一阵痉挛，寒缩着，越来越小，变成婴儿。然后是黑暗、窒闷、温暖、潮湿……我像沉入一个无底之梦。但终究不是梦。头脑里还残留一丝清醒，开始挣扎，钻通一条幽邃逼仄的甬道，像一个死魂灵，挤入活身，热辣辣地痛。

「这新生的滋味如何？」她凝视我，「玄奘，记住，从此你只有流水今日，没有明月前身。你的过去都已过去，你是一个新人。」

小猪从她怀中挣脱，哼哧哼哧，一溜烟跑走了。

猪头人便在这时伤痕累累地跌撞进庭院来。

「那只猪这么快就变成了妖怪？」我诧异。

「师父！」他凄声唤我。

我吓了一跳：何时有这样丑怪的徒弟？

女人笑：「八戒，他谁都不记得了呢。」

猪头人不敢置信地望着我，让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什么极端对不起他的事。

女人扶起猪头人，走进屋内。我愣愣站在那儿，眼瞧着他们动作，觉得自己像个呆头呆脑的傻子。一刻钟之后，猪头人给我说了个故事，我觉得自己更像傻子了。

「什么取经？你还真当我是和尚啊？」

不可理喻。

「师父，那满天神佛骗了我们！」猪头人说，「他们让我们去取经，说什么将功赎罪，却从没打算饶过我们……你瞧，我们取完经之后，都得了什么好结果？你失去所有记忆，幽禁在这长安城。大师兄又被关进五指山，我还顶着个猪头，在银河里清洗星辰，沙师弟贬回流沙河，做了个渡船人。」

「……于我何干呢？」

「师父，你是金蝉子转世，只有你才能在神佛面前说上话，只有你才能救出大师兄啊……」他反复说着，最后竟流下泪来，哀哀牵起袖子，柔婉地拭泪。

真受不了，虽顶了个猪头，却终究是个大男人啊，竟也如此冷红泣露娇啼色……

我走开，到一边的香案上准备清明用物，在蔚绿蜀葵笺上写下「清明嫁九娘，一去不还乡」，然后把它们贴在楹壁上，如此一来，夏日就不滋蚊虫。可持着毛笔的手却止不住颤抖，墨花洇染开来，模糊一片。为何如此心神不定？

不知不觉又入夜。我睡不着，走到院子里，发现猪头人也很落寞地坐着，仰头看星。夜蓝而深，像一片卷涌的细碎的水晶。

「你在天上洗星星，一定很好玩儿吧。」我坐在他身旁。

「好玩儿个鬼！」他说，「光是紫微、太微、天市三垣，还有四象二十八宿，打扫起来已经很麻烦，更别说还有那千里银河，你觉得好玩儿，怎么自己不去试试？」他望向天心那轮明月，小小的眼睛里，目光湿润而温柔。

「你喜欢月亮？」

「我以前喜欢的人，就住在月亮里。每次天地空寂，万籁无声，倍感孤独的时候，我就安慰自己，至少……我还有一轮月亮啊。」

「可你不是说，你在人间高老庄有喜欢的人吗？」

「哎，那是不能比的。」猪头人很感慨地叹息，有一种过尽千帆的释然与凄怅，「一个是白月光，一个是青苹风。怎么能比呢？」他重复了一遍。

是啊，白月光是一泼烧化的纯银，流淌在眼底心头，冷冽无尘；青苹风却像帐中南木香的清芬，一丝丝勾住指尖，氤氲着烟火红尘的腻醉，多温软。有时候，人确实可以兼得。但我不知道原来猪也可以。

「你是神仙吗？」我问，「神仙是不都是逍遥自在，长生不老，可以行千万里只在瞬息，度千万年不过刹那？」

猪头人点了点头。

虽然承认了，但我还是从他身上看出来，当神仙其实挺可悲的吧。喜欢的都求而不得。

「那肯定也很寂寞。」

有时你会看到很美的风景，怦然心动。然而神仙的寿命是无尽的，每天日出日落，云卷云舒，一错眼就沧海桑田。当时的感觉早已不会记得。有时隐隐约约想起一些，也就那样。甚至诧异自己怎会觉得美？人间万事，不过如此……是如此吧？就如那一轮明月，你要凑近了看，会发现表面坑坑洼洼，千疮百孔，是一颗欠打磨的巨大泥丸。

我却没说出口。

「那师父你呢？你失去记忆，一个人孤伶伶住在这里，就不寂寞吗？」他反问。

「不寂寞呀，退而求其次才能幸福。」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说。什么叫「退」，什么又叫「次」？只有进过才知退，只有见过好的才能言次。可我的过去苍白如一张纸，哪能承担这样沉重的两个字眼。更别说「幸福」，空泛得简直可怕。

「呵，退而求其次。」猪头人哼了一声，歪在海棠树上，睡着了。

我忘了问他，戴罪之身跑到这里来，会不会给我惹麻烦。我可是个胆小怕事的人。

梦境炎热而潮湿，像火焰山下雨的夜晚。可火焰山又是什么地方呢……那些消失了的光阴，隔着千山万水的迢递，十分模糊了。有时却又近得像枕下的一支铁笛，呜呜咽咽，吹出锈蚀月光一样的钝声。

我与谁在走着，走了很远很远。渐渐地，肉体不复存在，所有意义成了「走」的本身。

「走了太久，你不累吗？」

「有什么资格喊累。」

「你不走，就会被满天神佛的铁轮碾死。」

那些与我同行的人转过头来，盯住我，长了与我一模一样的脸。他们噤噤怪笑出声，从七窍里飞出艳丽而诡异的蝴蝶。

我惊醒，听到院子里，那匹白马正轻快地长嘶。真是奇怪，好多年了，它从未这样高兴。

我走出门，看见一个虬髯和尚正在饮马。他手持月牙铲，脖子上挂了一串骷髅头，很是狰狞。

都是些什么牛鬼蛇神啊。我扶额。

「哟，真热闹啊。」女人走出来说，「独差一人。」

我觉得她声音有些不对，转身望向她。她正款款朝我走来。踏出第一步时，她脸上爬满皱纹；第二步，她的腰伛偻下去；第三步，她的青丝成雪……等走到我面前，她已是鸡皮鹤发的老妪。

瞬间苍老，不过如此。我竟至失语。原来人老了就是这样。这样活生生的、压缩的苍老，像除夕夜一根被点燃的爆竿，在我脑海里炸出一片灰蒙蒙的绿，有些锐利的声响，抽打我的面颊。我忽然觉得她很亲切，像一个故人，心里有什么东西正缓缓松动、崩塌。世界也成了一根爆竿，化成了灰烬。

「玄奘，你没见过人老吗？你害怕？」老太婆哧哧笑道。她无论年轻抑或衰老，总是一语道破我所思所想，洞察得令人骇然。她就像我自己，像一面镜。

凉风拂过，女人身后那株被磨折得花凋叶败的海棠忽然冒出嫩芽，抽长枝叶，催开锦重重的硕大红花，采桑如锦。再低头，她又变回年轻模样，风致娟然，楚楚动人。

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」女人晒然一笑，走到那和尚面前，开口，「你也来了。」

和尚点了点头，骷髅摇晃。风吹过颅脑的空洞，竟传出埙一样幽细的声音。他说：「天庭已经知道二师兄擅离职守，我担心他，便跟了来。」

「喂喂，你们到我这里究竟做什么？」我有些气急败坏，「你们都是些被什么天庭，什么极乐世界抛弃的、处罚的人，为什么到这里来？你们想害死我吗？要是被那些神佛的追兵杀到，连累了我，你们于心无愧吗！」

最近似乎越来越易怒，有时甚至五内如焚。一个人住的时候心如止水，多清静。这些牛鬼蛇神是不是认错了地儿，把我这里当济病坊，专门收容那些畸零之人？我要是杂耍班子的班主，倒乐意让他们出去走走逛逛，招揽观者，赚些银钱使。

「师父……」虬髯和尚的眼中竟溢满泪水，这一声叫得千回百转，让我浑身簌簌起鸡皮疙瘩。

女人摇了摇头。

「八戒、悟净，你们先走吧。未破迷障，他便永远不会明白过来。」她说。

「那好，」猪头人斟酌，「我们到五指山等你.....等你们。凭俺老猪跟沙师弟之力，大约还能撑住一阵子。」

「师父，我跟二师兄先走，你一定要快点来。」

那项下有骷髅头的和尚噗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冲我响亮地磕了个头，然后与猪头人一起离开。

女人转身，拉起我的手，「玄奘，你因何如此愤怒？你的禅心哪儿去了？要知道，兴来醉倒落花前，天地即为衾枕。心静坐忘磐石上，古今皆属蜉蝣。」她用红指甲划我的脖子，「你心动了，五蕴炽热，如今爱我吗？」

「你必须爱我。」不等我回答，她便吐出诅咒般的句子，「然后杀死我。」

是清明时节，熏风入花骨，海棠已成雪。人间\*\*，葭管移律，榆烟欲变旧炉灰。四月初三，宜沐浴、扫舍、余事勿取，忌斋醮、开市、嫁娶、作灶。

她静丽如清秋，眸中涌动黯蓝色的潮汐。世界也融化为一个昏黄的、不可再改写的夕暮。我无法拒绝。就像无法拒绝死亡，就像身体化作灰埃，水进入水。

柳绵牵牵缠缠，落在发上，一种令人安然的瘙痒。她的牙齿细小如蛇，与我的唇印接，好像找到彼此。梅宜晴雪，松宜晚风，遇见了，就是最好的。我感到充盈，又感到空无一物，内心里全是镜子，全是「我」的倒影。

「我病了。」她说。

我又何尝不是。

然生活只是一张通篇虚辞的药方，那些药材的名字颗粒圆润，希望、光明、仁善、孝悌.....还有什么佛理禅心，空中之空，幻中之幻，充充面子尚可，要治好痼疾，也许只能死。

「长老，长老。」

门外有女子在唤。我正做雪花酥。油下小锅化开，滤过，将炒面随手下锅搅匀，不稀不稠，再将锅端离火，撒白糖在炒面内，和成一处。空气里弥漫着温热的香甜。我发现，只有做这些琐事之时，心绪才会回复平静。铜漏缓缓地滴水，日头缓缓升起落下，靛蓝的夜空缓缓旋转，沧海缓缓变成桑田。时间维持着一种肉眼可见的侵蚀，却极澄静。

所以听到那声音时，我有些恼。都说了我不是和尚，不是和尚，叫长老也不行！

「有什么事？」我冷眼看去。

木槿花篱外站了个眉清目秀的女子，脸色十分惨白，左手提着一个青砂罐儿，右手握着一只绿瓷瓶儿，翠袖绉裙，水佩风裳。

「长老，我叫白晶晶，这青罐里是香米饭，绿瓶里是炒面筋，贸然造访，是因为歆慕长老佛法广大，便做些斋饭，聊作微末供养。」她说得很诚恳。

女人从屋里走来，凑近我耳边：「你就放她进来又何妨。」

我依言。却没想到白晶晶一进来就扯住我衣袖，依依跪在面前，「长老，长老，你救救他！」

「救谁？」

「孙悟空。」

「我并不认识。」

「你怎会不认识？他是你大徒弟！」

「我向来孤单一人，并无亲故。」

白晶晶的眼眸黯淡下去，像浅褐色的炭，燃着微弱的火星子，「看来，你果真什么都不记得。世间百妖都在说，唐僧被剥夺了一切，活得像个傻子。我还以为只是骗人.....」

说完，她便像炭烧到最后，十分红处已成灰。我有些于心不忍，因而对她说我是傻子便没有很在意，「他是你喜欢的人吗？」

白晶晶点了点头，眼睛闪出珠玉般的光，声音带着湿润的花香，「他是我的心上人啊，头戴凤翅紫金冠，身穿锁子黄金甲，脚踏藕丝登云履，一根如意金箍棒在手中舞破天地，炎炎如火，有哪个神佛敢撻其锋芒？」

「好像也不过如此嘛，否则怎会叫你来救他。」我撇嘴。

「他是被自己困住了，没有外物能束缚他。况且在我心中，他是风华盖世的大英雄，也是天地至美。你懂得什么？」

我不准备听腻到发酸的情话了，就要逐客。

「长老你说，这天地之间，赢的会不会永远是那些神佛？」白晶晶忽然问。

「神佛的事，我不知道。」我说，「但这世上，赢的多是无情人。」

白晶晶咬着唇，将青罐绿瓶递给我，「长老，你一个人住，就收下这些吃食吧，也不算辜负我这番心意。我也该走了。」

「等等，你说我……一个人？」我错愕地看了女人一眼，又看回白晶晶。

白晶晶也迷惑地转头四顾，「难道你房子里还有其他人？那些妖怪不是说你一个人住吗？这是满天神佛设下的禁地，除了我不怕死，拼尽这身血肉，还有谁敢来？」她见我不回答，苍凉笑笑，「一个人两个人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，这具皮囊，穿着太累。」她的肉身仿佛蝉蜕，又像冰雪蓦然消解于日光下，露出一具惨白的骸骨，径自去了。

女人站在海棠花下，温温柔柔地笑，眸子清澈如琥珀。

「你究竟是谁？」

女人不答，只接过青罐绿瓶，朝地上倾倒。却见哪里是什么香米饭，原是一罐子拖尾巴的长蛆，也不是面筋，不过几只癞蛤蟆，呱呱地跳走。若是平时，我早就吓得大叫了，可此时竟没多少震动。

「你瞧，你不答应救她的心上人，她就这样对你呢。被仇恨跟爱情的鸩毒害苦的人，不管经历了什么，结局总是一样。变成一具行尸走肉。」女人颇有兴致地说。

「你不是人，你跟那些牛鬼蛇神是一伙的！」我惊怒交加，「快给我滚出去！」

女人不疾不徐地微笑，耳朵映着日色，焕发出柔嫩红光，看得清细小幽蓝的血管。我听见自己剧烈的心跳，砰砰，砰砰。屋子里的一切东西也都在胀大、缩小，胀大、缩小，令人发晕——砰砰，砰砰。

「玄奘，你想得到的是什么呢？你把自己伪装成这样无欲无求的模样，就是为了不承担那求不得的痛苦吧。」她说，「我理解你。事情开始的时候，谁都笃定自己能得到答案，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到最后尘埃落定，你也许确实找到了答案，得到了想要的，却不是自己最开始在心里预设的结果。但也该开心啊，毕竟聊胜于无，你并非两手空空。这是人生最凄凉的抚慰了。」

「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」

「你懂的，玄奘，因为……」她叹息似的，「我就是你啊。」

「不，你是幻影，是妖魔！」我步步后退，心里陡然涌起一股血淋淋的仇恨，「我要杀了你！」

女人竟然笑了，「我不是早就告诉你，要杀了我吗。不杀了我，如何破除魔障？」她款款走过来，海棠花瓣在她脚下片片枯萎，有铁腥与枯腐的气味泛起，「玄奘，这人间是苦海，我让你尝尽生老病死、怨憎会、五蕴炽、求不得、爱别离八苦，就是为了让让你挣脱这苦海——这神佛的陷阱。如今，只要杀了我，你的试炼就到头，你的心魔祛除……你会得到自由。」

「自由？」我骇笑，「多可怕的自由。我宁愿要以前那样单调平静的生活。」

她陡然欺近，秀丽眉目显出几分狰狞，「你以为我在这里，能让你那样生活下去吗！」

我们都不曾放过彼此。为何要把自己逼到这步田地？更何况，我们本就是一体。我忽然滑稽地想到，今天竟没有看黄历，宜忌究竟有哪些呢？我到底应该做什么？

「玄奘，一定要想起自己的名字啊……」

谁在我脑中凿壁，打穿保护我的那层屏障？我像作茧的蚕忽然暴露在寒冷的空气中。我想起了一切，她便渐渐消失，不复存在。她是我的心魔，是我自己。这确实算一种「死」。人生八苦，无尽重复，终于到了头。

她化为劫灰飘散的声音很好听，沙沙簌簌，像空山月明，松涛阵阵袭来。她的眼眸变成浅淡的灰，凄瑟地望向远方，那里有一岭桃花、半溪春水，那里有昨日乱山昏、来时衣上云。

「玄奘，蓬山万重的后面是什么？」她问，「依旧是蓬山万重吗？」

我过了很久才回答她。

「不，是幻灭。」

四月十五，宜嫁娶、祭祀、祈福、求嗣、斋醮、订盟、纳采、解除、习艺、针灸，忌出行、破土、会亲友。

我来到五指山下。兜兜转转，竟又回到这里。荠麦欣欣，回首春风又绿，天涯芳草，却都是人间陈迹。

「师父！」八戒跟悟净见我到来，都惊喜地叫出声。

我从白龙马上下来，冲他们微笑，然后望向五指山下。

那猴头脏兮兮的，还是毛脸雷公嘴，耳后冒出一些野草，虱子都结成块。他那双火眼金睛毫无神采，眼皮耷拉着，并不抬头看人，偶尔抓耳挠腮，恹恹无语。

我想起第一次见到他时，虽然也是一样被囚禁，他却说：「我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，只因犯了逛上之罪，被佛祖压于此处。」言谈之间，竟还有些得意洋洋，眉飞色舞。

「我愿保你取经，与你做个徒弟。」他对未来还抱有无限期待。

「我再与你起个混名，称为行者，好吗？」

「好！好！好！」他一迭声答应，那样快乐。

我又想起遇到白晶晶那回，她幻化三次，都被他一棒打死。我见不得杀生，盛怒之下将他赶走。误会消除，他回来时上蹿下跳，就像个孩子，拜在我膝下，无限信任地望我。

悟空啊……满天神佛都想毁灭你。这场取经路，就是毁灭之旅。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，毁灭一个人，多容易，要么魂飞魄散，要么挫骨扬灰。身体与灵魂，总留不下一个。

悟空啊，为师来晚了。

我抚摸他的头颅。他陡然瑟缩一下，眼睛睁开，是经常担惊受怕的神色。任何人都会变得面目全非，只要他妄想打败满天神佛，打败命运。

「师父……」他低声唤我。

「悟空，你又顽皮了吧，被关进五指山。」我微笑着，替他把打结的毛发弄顺。

他疼得龇牙咧嘴，躲躲闪闪，不敢看我。半晌，才埋下头，闷闷地说：「师父，你知道吗？一千年之前，我觉得世间最难翻越的，是如来的五指山；一千年之后，我觉得最难翻越的，是自己。是我自己在取经途中被磨灭锐气，怪不得别人。我已不是当年那个无所畏惧的齐天大圣了，变得怯懦、战战兢兢，不值得你打破他们的禁咒，前来此地。」

「怎么不是呢？」我说，「我前不久才遇到一个女孩子，她说，你是风华盖世的大英雄，是天地至美呢。我与她一样，在我心中，你永远是个陪我一路西行，不离不弃的大徒弟啊。」

天空忽然暗下来，隐隐有雷声。我抬头，见云层中有许多天兵天将寒光凛厉的身形，以及西天极乐世界的佛陀，宝相光华。真是劳累他们了，多矜贵的身子骨，跑得这样快。都是些老友啊，托塔李天王、太白金星、杨戬、普贤菩萨、地藏菩萨、观世音……只是相逢于如今这般景况，无法——叙旧了。

「大胆玄奘，佛祖饶你一命，已属无尚宽宥，你竟不知悔改，还敢与妖猴狼狈为奸！」托塔李天王遥遥指我，声震天地。

我才不想睬他们，兀自清理猴子的脸庞，「悟空，世间没有什么东西值得翻越，因你就在世间，日月星辰各归其位，你就是世间的一部分，你翻越它们做什么？你存在此处，便是最合宜的命数。当然，也没有什么能困住你，不管是五指山，还是你自己。你或许是一只猴子，生于一块顽石；或许是一只蝶，偶然掠过庄周迷梦；或许如幻，如焰，如影，如电，如浮云，如聚沫……此日之你，与昨日之你，来日之你，又有什么不同？至少你在某个女孩眼里，永远是当日那个叱咤风云的齐天大圣。至少你在我眼里，永远是那个决不言败的悟空。」

他的眼睛又闪闪熠熠起来。

观世音手持玉净瓶，在云端道：「玄奘，你已不见容于佛祖，切莫执迷不悟，竟还想破除妖猴的魔障！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。」

我双手合十，深深一礼：「菩萨，我在人间历尽八苦，或许已经习惯在苦海中挣扎了。苦海无岸，我不回头，也不会被淹死。另外，菩萨不应唤我玄奘。」我低眉，心头渗出一丝悲悼，「曾经有个人，用性命唤回我的本名，我是不愿意再舍弃了。」

「你竟跟满天神佛作对！」观世音声音颤抖着，「玄奘，大智慧是不可执着啊！你跟金蝉子一样，勘不破法执与我执，自寻死路！」

「玄奘跟金蝉子，从来都是一个人，菩萨何不一视同仁？」

我回头看了看八戒、悟净、悟空还有静静伫立的白龙马。我想到初遇的时候，他们都是戴罪之身，却桀骜不驯，狂傲得像吹彻昆仑的霜风。悟净在流沙河谈笑间取人首级，那几颗骷髅头还都是我之前的取经人呢；八戒也在高老庄醉生梦死，为所欲为，声色犬马；小白龙吃了我的马，被菩萨点化，才甘愿锯角退鳞，一路护送……为何取了一回经，就变得这样如履薄冰，唯唯诺诺？他们的罪，在取经路上都已还清，他们并不欠这神佛、这人间、这天地什么！

风起云涌，潮鸣电掣。我望了望这晦暗的天地，诸神众佛的永夜来临，你不俯首帖耳，便被吞噬。这冷酷的天与地，世人都在，神佛都在。谁不愿在？

「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若卵生，若胎生，若湿生，若化生，若有色，若无色，若有想，若无想，若非有想，非无想……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这才是降伏其心，是众生的佛。」

我微笑，扬起九环锡杖，锦斓袈裟如血色飞云一般飘颻。

观世音怒不可遏：「金蝉子！你胆敢再进一步，便永远无法重得佛果，你将永劫沉沦！」

呵，什么佛果？都说了，那是众生的佛，不是我的。沉沦？你们谁又真正超脱？你们谁又不是享受、沉沦在那些信徒的供奉中？要果真不垢不净，怎会在意这人间的香火祭献？

「师父，你那身细皮嫩肉，怎对付得了这些凶神恶煞？还是让俺老孙来吧！」

五指山震动起来，飞沙走石。蓦然一声，山裂开了。

悟空飞身落在我身边。他的眼中有光，烈烈燃烧，唇角一痕睥睨的冷笑。悟净与八戒也都亮出月牙铲跟九齿钉耙，与我们并肩站在一起。

云端上的神佛纷纷惊呼：「妖猴出世！」「他竟挣脱了佛祖的束缚！不得了，比取经前还厉害！」「咱们逃命去吧！」……

悟空往耳中一掏，如意金箍棒转瞬变为七尺。他跃身而起，如一道流火直上云霄，浑身腾起锐冽光华。破烂的衣物尽数褪去，化为烟尘，取而代之的是黄金锁子甲，凤翅紫金冠。他如此耀眼，如此凌厉。他是美猴王，也是齐天大圣。不管被五指山压了多少年，不管经历了多少磨难，他依旧是。



「想跑？呔，吃俺老孙一棒！」

他挥棒，遇神杀神，遇佛\*\*。满天神佛纷纷逃窜，逃不过的都化为血雾，化为浮烟，化为虚影……那毁灭有多美，没有见过的人，一定不会知道。

「孙悟空，你等着，惊动了佛祖，你定当万死，挫骨扬灰，永不超生！」观世音面色仓惶，乘着七宝莲台飞走，还不忘色厉内荏地威胁我们。

「俺老孙就在这儿等他，谁逃跑谁是孙子！他若不来，我就捣碎西天！」

悟空拄着金箍棒，在云端迎风而立。

我微笑起来，抬头一望，心头有些忧虑。

天穹之上的乌云仍不见消散，只在边缘洒开无边无尽的血色。有一个声音在絮絮地念：「如此身，明智者所不怙；是身如聚沫，不可撮摩；是身如泡，不可久立；是身如焰，从渴爱生；是身如芭蕉，中无有坚；是身如幻，从颠倒起；是身如梦，为虚妄见；是身如影，从业缘现；是身如响，属诸因缘；是身如浮云，须臾变灭；是身如电，念念不住……」无处不在，洞心骇耳。

悟空、悟净、八戒转头望向我，神色有些呆滞，眼眸中的光早已熄灭了。

「怎么了？」我疑惑地问。

悟空说：「师父，我们都醒不过来了啊。」

只是忽然间，他们的面容像火中之蜡一样融化了，继而颤巍巍地凝固成形，却变成了我——我的脸。一个我被迫进了石缝。一个我被星尘掩埋。一个我长出第三道河岸。一个我在马蹄的践踏声中沉睡。一个我被孤光洞穿，肺腑晶亮地凌空飞去……我崩碎的身体像镜子，照见了无数个我，无数个我的七窍里飞出许多美丽的蝴蝶，漫天漫地，映着无边血色，像个诡艳的绮梦，令人沉沦，无法醒来。

贞观十四年的四月十六，刚过寒食与清明，桃花便一树一树地落，像褪下一层层脂粉皮屑——谷雨将至了。人间的二十四番花信风也已吹尽。霏霏春气，袅袅莺歌，此刻都现出零落惨淡的败相。

我清早起来，用青盐漱了口，在庭院里种下谷、黍、芝麻、商陆、薄荷、十样锦，然后移植石榴、杨梅、柑橘、夜合、秋海棠……做完之后，轻轻拭了一把额上的汗。抬头见一望无垠的青空，只飘浮着几朵小云。这样的光景，怕也是短促得像一声吹毛透风的铙铁的惊颤。

白马又在嘶鸣了，声音很是悲戚。我喂了它一些苜蓿跟麦麸，它却摇头不吃，打着响鼻，一双温厚驯顺的大眼睛湿淋淋的，不住淌泪。

「怎么了？」我抚摸它的鬃毛，「是生病了吗？还是觉得寂寞……」

白马抬起头，高高地仰向天空。我随着它头颅的方向一望，发现那西边的天空，正泛出凄艳血光，腾发蓬散，像炸出一把熊熊的烈火。

邻人又在说笑了，说今天的天气好，说今年的夏天来得晚，还说什么有谷无谷且看四月十六，到了晚上，在院子里立一丈竹竿，然后丈量月影，月到天心时，影子长短若超过竹竿，则雨水多、淹田、夏旱、人饥。

这等琐碎与平常。

我的心蓦然绞痛起来，像有一柄刀刃在狠狠搅动，血肉飞沫。头顶的石榴老树高已及檐，清阴渐密。刺桐花落尽了，便是千家如雪。如此大好光景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跌跌撞撞走进门，凭着惯性翻开黄历，只见上面赫然以朱砂笔写着：宜安葬，余事勿取。鲜红的字迹如锥子一般刺进瞳孔，散开，满眼的血色。心里有什么轰然碎裂掉了。

西天的血光愈来愈盛，像一条暗河正蔓延开来，又像银朱在蛋壳青的纸上渲染。那一片汹汹的红孽中，挣扎着什么人吧？绝望地呼救、求援，想要探出头，想要抓住一根苇草，想要逃回岸上，却终究被噬人的怒浪吞没，被造化的手指轻轻一摁，便碾进宿命的车轮，肠穿肚裂。

那般红的霞色，似乎了解这天地的悲怆与凄恻，为了弥合那些深深的疮痍，也就一片一片轻盈散落，化作燃烧的蝴蝶漫漫而下，在天际化为苍寒的灰烬。隐藏在蓬山万重之后——世人都知道的——那是幻灭。

我的眼泪也涌出来，却到底不知道为何。撩起袖子，徒然擦了几下，觉得可笑。纷纷红紫成尘，举头见碧山将暮，枝上已有小青梅。它们怯生生的，在叶底半隐半藏，灼灼而完整地将自己奉献给这个世界，并不知道再过个十天半月，自己便会发黄、绵软、腐烂，空留下一滩恶臭的汁水。多幸运啊，它们是什么都不知道的。我抚摸着白马的头颅说：「没事没事，不过一场火烧云而已。你也不知道它们吧？它们多美啊……是不是？」

幻灭有多美。没有见过的人，一定不会知道。

## 第二章 那一日，唐僧拜孙悟空为师

五行山下，唐僧拜地不起。

「你若不授我棒法，我便不起。」

「你一个和尚，学什么棒法？」

「没有力量，什么也做不到。」

「有了力量，你又能做什么？」

那唐僧闻言抬头，眸中似有鲜火。

「渡苍生。」

那一刻猴子的眼波流转，仿佛又看到了那年花果山上，被群妖簇拥的自己。

那一日，唐僧拜孙悟空为师，自此于五行山下日日夜夜精练棒法，最终境界大成。

西行之路，自此开始。

1.

「你说要渡苍生，便是这么一个渡法？」

孙悟空看着地上被打得稀烂的尸体，眼中罕有地划过一丝愠怒。

「这是必须的牺牲。」

「你经书阅遍，佛理尽参，这就是你的答案？」

「是。」唐僧毫不犹豫地答道，随后朝后猛一甩头，「你们是打算死在我杖下还是答应从此做我徒弟随我西行？」

那群妖哪见过有和尚动起手来如此勇猛，纷纷吓倒在地，不住磕头。

「跟师父走！坚决跟师父走！」

唐僧掸了掸僧袍上的灰尘，转头便走，群妖服服帖帖地跟在他身后。

「怎么了？」

他头也不回，问止住脚步的孙悟空。

「你从我这里习来的武艺，就是为了今日这般欺侮一群妖怪？」

唐僧目光凌冽，同他对视。

「我作为回报已将你从五行山下救出，那时开始，我是师父，你是徒弟。」

「学这个？」他伸手指了指那群缩着身子的妖怪，「难不成学你，见到什么妖怪都得嘘寒问暖，整天与小花小草也聊得开心？」

不知何时，孙悟空的金箍棒已握于手中。

「你明白我什么？！」

「我明白你已经是个废物。」唐僧冷冷地说，「明白你是个因为曾经的杀戮太多，为了逃避自己的罪孽开始自欺欺人，见什么便要护什么的废物。」

「孙悟空，你不敢杀我，你现在谁都不敢杀了。」

时隔五百年，那金箍棒再度逸出了金光，横亘于九天之下。

九天之上，天庭。

观音忽地睁眼，透出担忧。

「那猴子……」

「无妨。」

如来依旧懒懒地眯着眼睛，那双眸子仿佛穿过层云，洞知一切。

「那只猴子，今日便算彻底死了。」

2.

漫天的烟尘散去后，地上是一道触目惊心的裂壑。

唐僧望着一个渐渐乘云远去的小点，原本冷峻的面容忽然露出一丝微笑。

「不管你承不承认，该挑的担子就应该由师父来挑。剩下的就交给我吧。」

他又换了一副凶神恶煞的脸，转身便吼。

「看什么看？继续赶路！」

队伍中有一只猪精和一只水怪，正并列而行。

「兄弟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我本来好像戏份还不少的。」

「我也有这种感觉……」

另一边，一只白马也无奈打了个响鼻。

「众妖听好，本次西行是公款吃喝，你们跟在我后边，除了人不能吃，其他东西尽可吃得。你们只要保我西行一路平安，断不会有天兵来管束你们！」

众妖听闻此言，面面相觑，掩饰不住眼中的惊喜。

「跟了唐老大，吃香喝辣！」

这一路，妖怪的欢呼经久不绝。

唐僧就这样通畅地西行，路遇再强的妖怪也是差小弟将它一顿狂揍，兴致来了还会亲自提杖光膀上阵，毁坏一下那些妖怪花了千万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三观。

他不知收编了多少妖怪，屁股后面跟了长长一串妖怪的队列，这些妖怪倒也人畜无害，不知道的路人还以为它们是在春游。

「三藏法师，这玉帝给批的西游经费有限，架不住你那么多徒弟这般吃喝……」这日财政部天兵愁眉苦脸地下凡，与那唐僧讨论开来。

「哎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我这不是没安全感，打手越多越好嘛。你看它们也都不害人，这经我不光帮你们取了，还拉了这么多妖怪回头，你回头再和领导讲讲嘛！」

那天兵觉得也有道理，稀里糊涂地就回去了。

「由他乱搞去。」观音冲那天兵摆了摆手，「能取到经就好。」

天兵退下。

「取经……真的能骗过那个唐僧吗？」

「算不到，算不到的。」如来微微摇头，「世间独此一个唐僧，我们尽力则好……那只猴子如何了？」

「到处给妖怪讲佛理，怪疼人的。」

花果山。

「大王，你终于回来了。」

那众妖已经骨瘦如柴，它们虚弱地来到孙悟空面前，眼中闪出希冀的光芒。

「这些年我们避着天庭的追杀，如今只剩这些人了，可只要大王一声令下，什么反我们也能造得！」

「不，不造反。」

众妖愕然。

「从现在起，我们讲我们的规矩，不做任何害人的事情，这样就能活下来了。」

「可——」

「还没杀够吗？」孙悟空冷言道，「死的兄弟还不够多吗，这一切值得吗？」

他眸子暗了下去。

「都好好活着吧。我不想再看到有人死了。」

「我们的战斗，已经结束了。」

这一路，孙悟空四处游说妖怪，令它们不再为恶，敬天敬神。

「信天庭，得永生。」

孙悟空面对一个老妖，颇有些语重心长。

那是个年迈的长毛妖怪，如今身上的毛发已经是稀稀疏疏，脚步也蹒跚晃颤。

「大圣，营养要跟不上了，我们长毛怪，毛尽之时便是死期了啊。」

孙悟空叹了口气：「你真要去？」

「跟了那唐僧，吃香喝辣，说不准还能逮住个机会吃了他，更能延年益寿。当今的妖界扛把子可不是吹的，投奔他，也是顺应潮流嘛。」

言罢，那老妖故作轻松，露齿一笑。

见孙悟空沉默。它再掩饰不住神色中那股黯然。

「大圣，我们已经没有选择啦。」

「这片土地已经养不活这么多妖怪了，那几座妖城妖满为患，再加上天庭不断打压，我们这等散妖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去了。」

孙悟空与他对视了很久，他猛地回头，身后竟都是不肯离去，一路悄悄跟行至此的妖怪。

他虔诚闭目，双手合十。

那一日，孙悟空携众妖来到牛魔王领地门口。

「老弟，念交情，这一众妖我可以收下，可你说我从此开门迎妖，这恐怕……」

「他们都没有地方可以去了，只是想活着。」

牛魔王沉默，摇头。

「那就这些吧。」

「谢谢。」

牛魔王挑了挑眉毛，暗下咽了记口水。

望着孙悟空落寞远去的背影，他揉了揉眼睛，确知那不是错觉。

那只猴子的身周，确实隐隐圈了一层淡金色的佛光。

「怎么样，大王？」

「该吃吃，该玩玩。」牛魔王叹了一口气，「五百年不见，石猴变佛猴了。」

「如今怕是打他不过了。」

那孙悟空一路西行，一路凭借过去的交情将无处可归的妖怪护至朋友门下，不知疲倦。

可世间的妖精何其多，凭他一人之力，又怎尽可助他们寻到归处？

孙悟空第二次来到牛魔王城前的时候，后者的脸色就不那么好看了。

「老弟以前不曾是说话不算话的人。」

孙悟空俯身，双手又合了个十。

「请帮帮他们。」

那牛魔王已是一根混铁棍在手。

「帮个屁，老子是妖怪，不是如来！」

那一棍倾力朝猴子头顶抡去，后者却是不闪不避。

那牛魔王本还对这五百年不见的猴子有些心虚，见状便放心了下来，顿时铁棍如开了花般漫天乱舞，一记记都结实地朝猴子身上砸去。

那牛魔王停手的时候，眼中尽是骇然。

他看到城门口，流淌的是漫地的金血。

那猴子如一尊天神般盘坐在地，双手合十，巍然不动。

「帮帮他们。」

这时，远处的天边响起一记爆喝。

「牛魔王一众占山为王，吃好的喝好的，你们告诉我，凭什么？！」

「他们过的日子，我们也可过得。他们有的东西，我们也可有得！」

「小的们，听本僧号令！」

「今日便将这芭蕉洞捣个天翻地覆！」

孙悟空艰难地抬头，却见一个僧袍飘飘的侧影径直从自己头顶掠过，一记闷吼，手中禅杖便与那混铁棍交击碰撞，爆出一声轰鸣。

在他身后，数不尽的妖怪摇旗呐喊，如潮水般挟摧枯拉朽之势涌进城内。

那一日，牛魔王身死，芭蕉洞被踏平。

在群妖震天的欢呼声中，唐僧缓缓抬头，望穿天际。

「这便是你的答案吗。」

唐僧见这漫地金血，对奄奄一息的孙悟空说。

「这便是你的答案吗。」

孙悟空见芭蕉洞众妖的尸体胡乱倒伏在四处，硝烟和着弥漫的血腥味在空气中悠转飘荡，目色悲凉。

他蹒跚起身。

一人一妖，便如此错身而过。

4.

孙悟空再回到花果山的时候，山中已是一片空旷。

草木俱枯，溪流涸止。这曾经的洞天福地，如今再无一丝妖气。

那些妖怪直到最后都选择听从了大圣，没再吃人害人，它们选择在这里静静地死去。那一具具再无生气的身体，禁不起大圣的微微一触，就随风而散。

「它们已经如此，天庭还不肯放它们一条生路吗。」孙悟空头压得极低，语气平淡地说道。

「放了。」一边的土地公不知何时出现，天庭不再派遣天兵对此地干涉。」他沧桑地对着这一地废土，继续诉说，「可这些妖始终不肯归顺，我们神仙便操纵这一片的草木枯荣，山水之源，让这里成为一片死地。」

「妖也不能存活的死地。」

「这便是你的答案……」

土地公有些疑惑，仍是兀自答道：「是的吧，我只是一个小神。」

伴随一声低叹，他重新没入土地。

「可这究竟是对是错，我这身老骨头，分辨不清，也不想分清啦……」

过了很久，孙悟空仍矗立原地，久久不动。

一滴眼泪渗入干裂的土地，缓缓漾开。

坊间传闻，那一晚花果山射出万丈佛光，整片山林再一度生意盎然。

一夜春风来，万树梨花开。

花果山巅，不知何时多出一条呈虔诚盘坐状的石猴。

西游的尽头，九九八十一难，唐僧已尽数渡完。

他身后，是无边的妖潮。

唐僧手中握着镀金的佛典，面对九天洒下的灿芒，面容平淡。

「唐僧，你的西行之路已经结束，这便同我上天还命吧。」

唐僧笑了笑。

「那我身后的众妖何如？」

「尽数遣散，天庭自会增加它们的功德。」

唐僧哈哈大笑。

那手中经书，被他撕得粉碎。

「我江流儿经书参遍，佛理阅尽，西游一路，九九八十一难。若要成佛，何时不能成佛？！」

「观音如来，你们答我，我若想要这众生都成佛，天庭可有这样的佛典供我一参？」

天空沉默。

唐僧转身，对那无边的妖潮扬起一手。

「如今你们，皆是佛下的子弟，再无妖与怪之说。」

「江流儿的心愿是人人皆可立地成佛，再没有神，再没有妖，再没有怪。可如今这九天之上，还有主宰众生命运的诸神伪佛。」

「你们可敢随我将那凌霄踏碎，教那满天神佛尽散？！」

那一瞬，群妖涕泪横流，纷纷拜倒。

「谨遵佛意！」

天边的阴云压下，滚滚轰雷中，隐隐传来神兵的低吟和悠久的佛号。

唐僧一人一仗，冲天而起。

奔浪般的妖潮铺天盖地，拔起而起，直掠天际。

穹宇之间，玄奘满身金光，一往无前。僧袍翻卷间，那手禅杖仿佛搅动了云气，将无数天兵神将扫落凡尘。

「唐三藏。」如来的佛号响起。

「你口口声声说要渡尽众生，成就它们各自的佛业。而你聚拢它们的手段却仍是强力与蛮勇，不觉讽刺吗？」

金光闪过，云层又被切除一个裂隙，那唐僧闻言哈哈大笑：

「以力治人是你们的目的，却只是我的手段，没有罪恶和牺牲便改变不了任何东西。否则我今日便不会立于此地。」

「若今日让你立于此地，也是安排呢？」

如来笑了。

「你集结群妖来此地送死，确有高僧风范，无量功德。而你悟道参玄，这西行一路，却仍有许多道理没有明白。」

唐僧挥杖的手顿住了。

他的腹部现出血洞，一柄长枪透体而过。

它身后那妖得手后冷冷一笑，眨眼间飞至如来身侧。

「阿弥陀佛。」

「你渡众生，众生却不渡你。」

如来沉声一喝，响彻天际。

「众妖，此时归顺天庭，罪不至死。若执意反抗，便不要怪今日天庭一众替天行道。」

唐僧带着平淡的笑合上了双目，他抛却了禅杖，双手作十，自九天坠落。

他没有看到，也不会感受到，一个猪妖、一只水怪、一头白马从群妖中悄悄脱出，接住了他的尸首，就此守护。

5.

地府。

「你要走了？」

唐僧回头的一瞬有些惊讶，不过仍是洒脱一笑：「走了，赶着投胎，好拯救苍生。」

烛光照出了蹲坐在阴影中的孙悟空。

「到头来，我什么都没有护住。」

「我也差不多吧，走了。」

「为什么要那么执着？」

「我有许多名字，金蝉子，江流儿，唐玄奘。无论轮回几世，我都有我的使命。所以我一刻也不能停留。」

「你的使命。」孙悟空干笑起来，「从没听说过一个成佛的人手下满是杀孽和罪恶，你这样真的成得了佛吗？」

「我不下地狱，谁下地狱？没有苦难和牺牲造就的改变毫无意义，为此必须有人去背负和承受这一切。」

「真的有人能承受住吗……」孙悟空有些失神。

「佛祖自在心中。」唐僧似答非答。

「佛祖自在心中……」

孙悟空笑了，他的笑声越笑越大，最后笑得在地上打滚。

那一刻唐僧竟有些心悸，他隐隐觉得，这个笑声已经有些古老了。

「我一直在这里等你，才等到了这个回答。」

他猛地朝唐僧跪下。

「师父，长路漫漫，且由我陪你一段。」

那刻唐僧有些恍惚，无数的画面在他脑海中切换，他仿佛又回到五指山下，他勉强拎着一根禅杖跪在那只懒猴面前的场景。

他笑着笑着便哭了。

「西游，已经结束啦。」

「还没结束，这辈子能做完的事，就别等到下辈子去做了。」

那猴子重新站起的时候，周身明明沐浴着暴戾的红光，可那双眼眸却是波澜不惊，隐隐有流金的光芒逸出。

「论造反，师父，你不如我。」

「只是如今这番搞事，之后你怕是连地狱都去不得了，你可敢吗？」

那唐僧先是微微一惊，转而像是明白了他要做什么，朗声大笑。

「有何不敢！」

天空之中。

群妖节节败退，眼中尽是不甘和绝望。

满是硝烟灰烬的大地上。

猪妖、水怪、白马惊讶地望着眼前的那具尸体，忽然有了生机。

花果山顶。



一具石猴缓缓苏醒。

那一日，地府轰然炸裂，血流成河，鬼差阎王被尽数诛灭，自此，三界中再无地狱之说。

时隔五百年，生死簿又一次被改写。

漫天的神兵天将都看到，千里之外，一只沐浴在金红交闪光芒中的猴子急掠而来。

金甲玄绫披风。

正下的土地徐徐涌动，冲天的烟尘散开，有僧侣坐于白龙之上，持杖而起。

那猪妖、水怪坐于原地，似在祈祷。

那如来终于动了佛怒，显出身形，一掌向唐僧劈来。

「金蝉子，你定是要与天过不去吗！你一路杀妖杀神不够，如今手中又染了地府一众的鲜血，这便是你的佛道吗？！」

金箍棒劈开天际，将那手掌打得粉碎。

「是，而且，我是他的第一个弟子。」

「这只妖猴什么时候……」那如来惊愕地望着一脸漠然的猴子，不敢相信。

「因为我愿意背负，而你们统治众生，却何曾背负过哪怕一草一木的生命。」他对着远处指了指，「对了，那个和尚愿意背负的东西，比我还多出千万倍。所以自我们离开地府的一刻起，他已成佛。」

孙悟空双手合十。

「曾经我为自由，如今我为众生。」

他握紧了金箍棒，头也不回地朝那如来劈去。

「谢谢你，就到这里吧。」唐僧摸了摸那只白龙的头。

「若是可以，之后请代我守护这凡尘的众生。而我的故事，便不需同任何人讲述了。」

那唐僧弃龙向穹顶直升而去，漫天神兵，竟不能伤其分毫。

他最后与那孙悟空对望一眼，双方都读出了各自眼中的坚定。

「已经不能回头了。」

一边的如来浑身浴血，已是强弩之末。

「金蝉子，一个没有神佛的世界，若生出妖你又如何？！」

「有恶的地方就会有善，有影子的地方也会有光明。而世间万物的命运，却不需要任何神明来主宰。」唐僧淡淡一笑，化为一道金光，消失在云层之中。

孙悟空紧随其上，杀入天庭。

群妖高呼着两个王的名字，随孙悟空冲垮了天兵的防守。

那一天，所有人都看到天上洒下了金色的光辉，九天之上有佛音回响，浩浩荡荡。

从此，世间再无神明。

那唐僧于天庭的废墟之上坐化，死前有众妖受其感化，虔诚地聆听佛语，直至最后一刻。

唐僧死后，佛光洒向了凡尘各处，所有枯萎的土地再度焕发了生机。

他的轮回，至此终结。

再没有金蝉子，再没有江流儿，再没有唐玄奘。

只是人间仍有一个传说世代相传，花果山顶有一只石猴，每逢世间有妖作乱，石猴便会复活。

他是所有人的英雄，他的名字叫齐天大圣。

### 第三章 孩子，我把孙悟空送给你了

1.

西海岸畔，一个小小渔村。

几个孩子正在嬉闹玩耍，忽见远远官道上走来一个僧人。那僧人布衣芒鞋，手持一根黑黝黝的铁杖，颌下一把雪白长须，脸上皱纹层层叠叠，显然年岁已老，唯有一双眼睛和煦温润，让人不由生出亲切之感。

「几位小施主，可是贵村发榜，说是海妖作祟，请僧人前来降妖除魔吗？」老僧站定了，将铁杖轻轻插在地上，合十为礼问道。

为首一个胖大男孩上下打量老僧几眼，瓮声瓮气道：「是我们不假。可是那海妖凶的很，你胡子都这么白了，怕是连一个拳头都挨不起，别白白送命，快回去吧。」

老僧微微一笑：「不妨事，贫僧年岁虽大了，降妖倒还有几分本事。」

旁边站出一个尖嘴猴腮的瘦小孩童，斜着眼道：「我看呐，又是个来骗吃骗喝的！你倒是说说，你都降过什么妖，除过什么魔？」

降过……什么妖吗？

老僧目中闪过追忆神色，海风吹动宽大僧袍，猎猎作响，海面上的阳光映在他的眼睛里，竟像极了很多年前的通天河畔。

「天下妖中众圣，老僧倒都会过几手。说来侥幸，倒也不曾输过。」老僧垂眉，淡淡说道。

几个孩子听得呆了，过了片刻，那瘦小孩子才抢先哈哈大笑起来：「哈哈哈哈，原来是个疯和尚——你还会过天下群妖，不曾输过？你以为自己是，孙，悟，空，吗！」

群童嬉笑之声顿时响起，个个捧腹捶地，只道这老和尚疯了。唯有一个白净孩童站立不动，认真地看着老僧。老僧听到「孙悟空」三个字的时候，眼底闪过一丝似是痛悔，又似是追忆的神色。

「海蝉儿，你怎么了，不会真信了这老和尚的鬼话吧？」那瘦小男孩凑了过来，阴阳怪气地问道。

「不是，我是觉得他好眼熟，似乎在哪见过一般……」被称作海蝉儿的白净少年迟疑道。

话音未落，忽地远处海上升起一个小小漩涡，几个孩子脸色惨变，大声喊道：「夜叉来了，夜叉又来了！」一个鬼面人身的怪物从漩涡中一跃而起，浑身皮肤碧绿，手臂上长着鱼一样的鳍刺，厉声长呼，声音中透着浓浓的残忍好杀。

眼看几个孩子四散跑走，那夜叉鼻翼扇动，忽地扭头过来，身子化作一道黑影，疾驰而来，冲着海蝉儿抓了过去。海蝉儿逃脱不及，一个踉跄倒在地上，夜叉爪尖的腥臭已经几乎快让他窒息了，就在此时，一个金色的袈裟挡在了他的面前。

「谁？」夜叉如遭雷殛，浑身一震，翻身后跃两步，怒喝道。

海蝉儿抬起头，只见那个年老僧人挡在了他的面前，静静道：「西海的夜叉何时敢随意伤人了？闰龙王在哪儿？」

「什么闰龙王？」夜叉狞笑道，「老子只认得九头龙王！」

长笑声中，夜叉一爪又抓了过来，老僧如如不动，低声宣了一声佛号，夜叉五指刚触老僧身体，顿时化作一股黑烟冒起。夜叉吃痛，顿时缩了回来，上下打量了老僧一番，忽地骇然道：「是你，是你！」

「施主终于记起来了。」老僧道，「六十年前，碧波潭中，施主与贫僧有过一面之缘。」

夜叉的表情简直像是活见了鬼。

孩子们怔怔地抬起头，看着那个平日里与恶鬼无异的夜叉惊慌失措，本就丑陋的五官扭曲到几乎变形，慌张地夺路而逃，一个猛子扎进了海里，再也不露头了。

他们再看老僧的时候，眼神中已经带着几分不可思议的神色。

「我认得你是谁了！」海蟬儿忽地失声惊呼，指着老僧道，「你是，你是唐三藏！」

2.

「你是说……唐三藏来了？」

「稟大王，小的就是化成灰也能认得他！当年在碧波潭里，就是他一个人手持铁棒，直捣龙宫，把万圣老王爷满门给……」黑暗中传来一脚踢翻案几的声音，然后几声闷响，似乎是有人在重重磕头。

「大王恕罪，大王恕罪，那唐僧实在是太过可怖，小的出言无状，该死，该死！」

「哼，唐僧……好本事啊，以凡人之身能跟神佛较量的，千百年来也就出了他一个吧？」

「是，是。」

忽然响起了一个浑厚的声音：「我偏就不信，那唐僧真有这么邪乎？我天下群妖何止千万，竟怕一个区区凡人至此，真是可笑！」

「厉不厉害，可不是我一个说了算的。倒退六十年，那些妖界的大圣巨擘们，也都不信唐僧真有这么能耐。结果呢？」

「结果什么？」

「你去问问填了北海眼的那只老白牛，去问问如来座前的那只金翅大鹏雕，去问问三十三重天上老君的独角兕……当年他们可都是不信的，如今，又都在哪儿？」

那浑厚声音哼了一声，饮酒不语。那大王又笑道：「你别不信，夜叉，当年我和那和尚斗法的时候，你在旁边看着的吧？」

「稟大王，夜叉在的。」

「你告诉蟆将军，你都看到了些什么？」

「是。那和尚原本是我们骗进龙宫来的，白白净净，慈眉善目，即使被抓住了，也丝毫不动声色，只低念着咒。我问他怕不怕，他却古怪地笑笑，说没事，大师兄会来救他的，我问他大师兄是谁，他却不说话了……等到我们备好蒸笼，准备剥了衣服，洗个干净的时候，那和尚的眼神忽然变了。」

夜叉的声音微微颤抖，这六十年来，他每晚上一闭眼，眼前就会浮现那双像是火一样燃烧着的怒目，瞳仁中绽放着金色的光，那和尚一把挣开绳索，抄起旁边放着的那黑黝黝毫不起眼的铁杖，那一瞬间，铁杖上似乎隐约透出呼啸而过的风声。

「可笑，那和尚还会变身不成？」

变身？

不，不是变身。

他似乎变成了另一个灵魂，一个打遍天下无敌手，一个无所畏惧勇猛争先的灵魂。

「接我——和尚一棒！」

是夜，碧波潭毁。

老龙王，死；龙子龙婆，死；龙宫，焚尽。

「如果我不是和灌江口的二郎小圣有几分交情，请了他下来放我一条生路……如今，我也没机会坐在这儿了。」

初升的阳光从海面上照下来，驱散了海底龙宫的黑暗。珊瑚宝石砌成的王座上，九头龙王金冠玉甲，剑眉斜斜入鬓，眼中露出说不出的复杂神色，似是怅惘，又似是恼恨，他的颈上围着一圈小小肉瘤，靠得近了看，才发现竟是一只只小小龙首。最右侧一处伤疤宛然，数来竟只余下了七只。

3.

全村人将老村长的家围得里三层外三层，水泄不通，争相想要一睹这位圣僧的真容。

「万万没想到，我们一张小小告示，竟能请动圣僧玉趾，我们海家村真是蓬荜生辉，蓬荜生辉啊……」村长年过七旬了，可是在老僧唐三藏面前，却激动地像是一个看到崇拜偶像的幼童，拉着唐三藏的手，絮絮叨叨说个不停。三藏淡淡微笑，没有丝毫的不耐烦。

兜兜转转说了一圈，村长才终于问到了重点。

「——圣僧，您的三个徒儿，可曾一起跟来？」

三藏摇了摇头：「不曾。」

「啊？」村人面面相觑，顿时一片鸦雀无声。世人皆知，三藏圣僧的大徒弟齐天大圣孙悟空，二徒弟天蓬元帅猪刚鬣，三徒弟卷帘大将沙悟净，乃是一路斩妖除魔，护送了唐僧这个凡人前去西天取得真经的不二功臣，法力高深。可是若是这三位不在，单靠一个唐僧……

那在一旁的海蜊儿忽然开口了：「爷爷，你怕什么，唐僧老爷爷可是已经成佛了！对付几个妖魔鬼怪当然不在话下！」

「哦，对，对，对！」众人想到这点，面色才相顾涌上喜色。西天取经之后，师徒四人各入佛籍，修成正果，唐僧如今自然也不再是那个需要徒弟的凡人了。否则的话，又怎么会只身来此呢？

唐僧仍然微笑不语，只是目中闪过一丝悲凉神色。

4.

「那唐僧不是已经成佛成圣了吗？既然得坐莲台，不好好地在他西天待着，还来人间管什么闲事？」

九头龙王闻言，眉毛几不可见地颤了一下，语气中透出毫不掩饰的讥诮：「成佛？你真以为，这个满手血腥的家伙……如来会要他？」

5.

村长带人收拾了村西头最敞亮的一间大房，让给唐三藏休息。

三藏坚持不受，只愿在海边破庙栖身便可。

村人无奈，只得日日带来白米菜蔬供奉，说来也不知是不是妖怪怕了唐僧的名头，半个月来，日日风调雨顺，海面平静如镜，村人打鱼捕蟹，无不满载而归。欢欣鼓舞之下，合计商量着要给唐僧在海岸边塑一个金身，好等圣僧走了之后，日日祭拜，保佑村庄岁岁平安。

海蜊儿是最开心的一个人了。

自从三藏来了之后，他每天都跑来庙里，缠着三藏给他讲西游的故事。起初父母还怕他打扰圣僧，将他呵斥了一顿，后来还是三藏亲自出面，父母才感恩戴德地让海蜊儿来三藏这儿「聆听教诲」了。

「三藏师父，都说红孩儿长得不像牛魔王，真的是亲生的吗？」

「是。别听他们胡说，我被红孩儿抓住的时候，他星夜兼程，派了小妖请牛魔王来吃，见面行父子大礼，肃手站立身侧侍奉，礼教比大部分凡人还恭敬几分。」

「那西海龙王和北海龙王是同一个人吗？」

「怎么是同一个人？闰龙王和顺龙王各司一海，乃是兄弟。」

「那怎么传说中西海和北海的龙王，都是敖顺啊？」

「唔……想来是以讹传讹，说错了吧。」

「那孙悟空到底有多能打，是不是只擅长群殴，不擅长单挑啊？」

「这些都是谁跟你说的？」

「前些时日，村里来了个说书先生，自号什么北邙山中客的，就这西游乱七八糟说了一堆，都是我们从没听说过的密辛索隐，跟旁人说的大不相同，什么牛魔王铁扇其实是牛郎织女啊，孙悟空其实只会打群架啊，四海龙王阴谋论啊，对了，还说三藏师父你其实取西经是个悲剧，被孙悟空推进水里淹死了呢！」

「一派胡言。」

6.

闲来无事，三藏也传了海蟾子几招棒法。

「三藏师父，你也习武吗？」

「那是当然，西行路上万里茫茫，我一个平凡僧人，不通武艺，岂不是出门就被强人劫了去？」

「不是有孙悟空保护您吗？」

唐三藏笑了笑，摸了摸海蟾儿的头，看着他的眼睛，认真地说道：「佛渡自渡人。无论什么时候，能拯救自己的，自能靠自己。」

海蟾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又问道：「可是我即使学了武艺，又怎么能打得过那些法力高强的妖魔鬼怪呢？」

「所谓法力，不过是存乎一心罢了。只要你的灵魂足够强大，配合上你的武艺，你将不会畏惧任何敌人。」

7.

血腥味弥漫开来。

唐僧从静坐中惊醒，脸色大变，持着铁杖出门，才发现村中火光四起，哀嚎之声不绝于耳。

他目中闪过滔天怒色，将铁杖重重一顿，飞身跑了过去。

满地伏尸，鲜血成河，房子燃烧着，在夜空下火苗吞吐，光影闪烁。九头龙王负手而立，站在村口，冷冷看着唐三藏。

「你毕竟老了。」他笑，「我妖族寿命千载，可你一个普通人类，年过耄耋，已经半只脚踏进棺材里了吧。」

唐僧没有说话。

他说的不错，如果倒退六十年，早在海妖上岸的一瞬间，他就会有所警觉。可是如今只有火光和浓郁得化不开的血腥气，才让他从休息中惊醒。

「九头虫，你今日焚村伤人，大违天条，上界若是知道了，恐怕杨二郎第一个就来拿你，以赎当年纵你逃脱之罪。」

「纵我逃脱，谁说的？」九头虫四下看看，指着角落里被驱赶在一块、瑟瑟发抖的孩子们，「你去问问他们，天底下谁不知道，我九头虫当年是被孙悟空和杨戍联手打伤，夺路而逃的？哪有人放过我？」

「是非曲直，你我心中自知。何必再演戏了？」唐僧静静道。

「好，好一个是非曲直，心中自知。那我问你，今日我灭了此村满门，还要把这些孩子带回去当宵夜吃，你想怎么样？」

「贫僧自然不会让你踏回海中一步。」

唐僧铁杖一挥，花白胡须迎风而舞。疏星朗月，海风习习，群妖为他气势所夺，竟一时鸦雀无声，没人敢说一句话。

「好威风，好杀气。」

九头虫鼓着掌，一步一步，走到了唐僧的面前。

「来，往这儿打。」他瞪着唐僧，忽然怒吼出声，「你还敢动手吗！你忘了西天雷音寺里，你像条狗似的趴在地上的样子了吗！」

8.

六十年前，北海极岛之上。

金翅大鹏雕举杯痛饮，左手还抓着半个人身，鲜血淋漓，狠狠咬了一口：「还是你这自在，这些时日被如来那老贼困在灵山之上，真真要闷杀人了。」

「什么自在？丧家之犬罢了。」九头虫恨恨道，「当年那碧波潭中，才是真正自在呢。」

「还别说，你可知道，这段日子以来，我唯一痛快的事情是什么？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唐僧那厮，终于上了雷音寺了！」

九头虫的脸色更加难看了几分：「你我都是他手下败将，今日吃酒，还提他来扫什么兴？」

金翅大鹏雕的脸上露出阴鸷神色：「呸！我同你说，那日大雄宝殿之上，唐僧拜下，求取真经，供上通关文牒，细细讲了一路之事。他面色虽然平静，我却也看得出，他隐隐有些激动，只道是终成正果，苦尽甘来了。」

九头虫讶然：「难道不是？」

「当然不是。他说完之后，如来摇摇头，说经不可予，你回去吧。」

「他便顿时愣在了当场，半晌才缓缓问如来为什么。如来说道，你业报太重，满身血腥，非我真经传人。唐僧不再说话，只是磕头，直磕到鲜血染红了半边僧袍，额上血肉模糊，如来才又问道，你取经是为了渡自己，还是渡他人？」

「唐僧道，只为渡我大唐世人，三藏宁受轮回之苦，绝无半分怨言。」

「你猜如来那老贼怎么说？他竟说好，看你一片至诚之心，便将真经带回，但你既不受莲台果位，也不得在大唐为官为圣，你便去轮回之中，受众生之苦，洗去一身罪孽吧。」

九头虫愣住了：「如来的意思是……唐僧把经取回去，但是他自己，什么都没了？」

金翅大鹏雕点点头，他喝得已有几分醉了，冷笑道：「那唐僧也真是条汉子。二话不说，起身称谢。我大鹏修行千年，什么神佛妖魔没有见过，要真说三界之中，六道之内，还有个我佩服的人的话……也只有唐僧这厮了。」

九头虫没有说话。

他知道金翅大鹏雕的事情，妖界之中，大鹏虽号称妖圣，但因为如来的缘故，诸妖大多以他为异类，口上尊重，实则多有排挤。大鹏始终郁郁不得志，也唯有和同为佛门妖族的青狮白象为伍。当年狮驼岭那一战，天昏地暗，三界震惊，他和唐僧斗发了性，几乎毁了狮驼满国，逼得如来都亲身下凡，将他收走。

大鹏嘴上不说，实则心中深感痛快，千年积郁，都在那一战之中打了个酣畅淋漓。在他心中，恐怕唐僧虽是敌手，却比天下任何人更加亲近的多了。

「那旃檀功德佛……」

「假的。不是还有什么斗战胜佛和净坛使者吗，别人不知道，你我还不知道，世上哪有什么孙悟空，猪八戒了？千里西行，十年取经，都只有唐僧一个人罢了。」

9.

唐僧颓然坐倒，铁杖「哐当」一声落在地上。

他抬头看着九头虫，不，不是九头虫，他抬起头，看见了诸天神佛，看见了西天宝寺。

如来端坐莲台，丈六金身宝相\*\*，声音固然慈悲为怀，却也容不得半点质疑。

他想要化作那个愤怒的灵魂，想要一棒横扫这个大雄宝殿，但是如来的眼睛看着他，仿佛化作了五指山似的，将他牢牢压在下面。

他只能跪下，叩头。

每叩一个头，那个勇敢的，无畏的，愤怒的，狂放的灵魂，就消失无踪一点。

他明白如来的意思。

杀死那个灵魂，换来经书千卷，永传中土。

从那之后，他没有再回过大唐，也没有留在西天。他变作一个行脚僧人，布衣芒鞋，铁杖土钵，经历世事风霜雨雪，看遍人间春夏秋冬。他一天天的衰老，一天天的虚弱，在他的脑海深处，仍然有三个可爱的弟子陪伴着他，机灵淘气的猴子，好吃懒做的猪，沉默寡言的沙弥。他从来不曾孤单过，无论是江南烟雨，还是大漠风沙，他孑然独行，却甘之如饴。

这是三毒啊。

后来偶然重逢了鸟巢禅师，他看着自己，摇头叹了这么一句。自己岂会不知，可是茫茫天地虽大，西天佛位他不在乎，大唐荣华他不稀罕，只要师徒四人还在一起，又有何处不是家呢？

就当是我贪恋着不肯放手吧。

10.

「孩子，你过来。」三藏忽然道。

他冲海蟬儿招了招手。

九头虫皱起了眉头，回头看去。他实在看不出这个白白净净的小男孩身上有什么古怪。

海蟬儿双目通红，紧咬牙关，从孩子群中走了出来。

夜叉想拦，九头虫却摇了摇头。他也很好奇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唐僧还能使出什么手段来。

海蟬儿站在三藏面前。

三藏轻声问道：「你爹娘呢？」

海蟬儿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，他指向远方，满地的无头尸体堆成了小山，连脸都看不清楚。

「可怜的孩子。」三藏低声道，「可是你知道吗，我从小啊，就无父无母。」

海蟬儿瞪大眼睛看着他。

「我的本名，叫作江流儿，从小是从江上漂过来的，寺里的师父们救下了我，把我养大。我因为是孤儿的缘故，就一直被其他弟子们欺负。我就偷偷告诉自己，说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是转世投胎的灵童，我还给自己前世取了个名字，叫作金蟬子，是如来的二弟子，这次转世投胎，是背负着重大使命的。」

说着，唐僧无声地笑笑：「金蟬子是我的第一个灵魂，我用它作为指引和目标。后来，我塑造了第二个灵魂，叫作孙悟空，是一个无父无母，石头里蹦出来的猴子，他大闹天宫，他天下无敌，他能够保护我，不被任何人欺负。」

「后来又有了八戒，他好吃懒做，诙谐俏皮；还有沙僧，他沉默寡言，默默承担着一切……」

海蟬儿的眼睛越瞪越大。

「再后来啊，我遇到了如来。他不准我的这些灵魂再出现了，我就将他们都埋在了心里，只有我自己能看到。金蝉子，孙悟空，猪八戒，沙和尚，我跟他们一起走过了千山万水，终于，也该到了分别的时候了.....」

唐僧从怀中取出一个油布纸包，郑重其事地一层层揭了开来，露出一个小小的破旧头箍，似乎是铁制的，浑不起眼。

「还记得我跟你说过话吗？只要你的灵魂足够强大，那么，就不会畏惧任何敌人。」他握着海蝉儿的手，轻轻地把头箍戴在了他的头上，说来也怪，分寸竟然丝毫不差，竟似是定制好的一般。

「去吧，我把孙悟空.....送给你了.....」

海蝉儿脑海中一阵轰鸣。

他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座巍然高山，刹那之间，高山崩裂四碎，一个黑影冲天而起，仰天长啸，那黑影手中握着一根金色长棍，威压睥睨，煞气四溢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他的手中，握住了唐僧的铁杖。

「师父，一路走好啊！」

黑影厉声大喝，声音悲切，似又哽咽，又似乎带着说不出的愤怒，海蝉儿的身体顺着那个黑影的样子，高高举起铁杖，猛地砸下！

九头虫的脸色变了。

他分明看见这个孩子的眼睛里，闪烁着熟悉的火光和金色！

「火眼金睛，怎么可能，你——！」

铁杖砸下，竟像极了六十年前碧波潭上方怒啸的年轻和尚，九头虫转身欲逃，那铁杖却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脊背上，他眼前一黑，八个头齐齐发出悲鸣之声，眼前出现的最后一幕，竟是水晶龙宫之中，他身穿驸马红袍，觥筹交错，新婚娇妻俏面如桃，不可方物，老丈人万圣龙王呵呵抚须而笑，仿佛世外桃源.....

「悔不该去偷那劳什子舍利子啊.....」

尾声

海蝉儿将唐僧葬在了海边的悬崖上。

他没有立碑，只是将铁杖插在了坟前。

后面一群孩子畏惧着不敢上前，遥遥看着海蝉儿。为首的那个胖大孩子鼓起勇气，喊道：「海蝉儿，你要走了吗？」

海蝉儿回过头，看着这些多年好友，露出一丝微笑：「村子已经重建好了，我也到了该走的时候了。」

「你要去哪儿？」

「去任何需要勇气和力量的地方。」海蝉儿笑了笑，「去唤醒他们心中的孙悟空。」

## 第四章 我乃天下妖宗，清除尔等叛徒

1

南海普陀岛的善财童子死了。

死在三昧真火之下，浑身枯焦，化作漆黑骸骨，尸体送回灵山佛国的时候，几乎辨认不出原本模样。

「是那妖孽所为？」如来问道。

观音合十出列：「正是。听闻凡间战乱纷飞，那妖孽矫显称圣，祸乱一方，贫僧不忍见百姓沉沦受苦，便让善财和惠岸下凡降妖，不料.....」



「惠岸如今何在？」

「在殿外候着。只因他神智已失，堕入疯魔，不敢扰了灵山清净。」

「宣来。」

没过多久，一个畏缩的年轻居士被金刚引进殿内。那居士浑身血污，两眼无神，几乎蜷缩抱成一团，瑟瑟发抖。

两侧佛老菩萨中传来低低议论声音。不仅仅是因为看到昔日精明干练的惠岸变成这般模样，更是因为他乃是天庭托塔李天王的二子，师随观音多年，如今落得这番下场，未免对李靖难以交代。

如来细细看了一番，叹道：「三魂七魄荡然无存，此子已然废了。」他捏了一个法印，惠岸身上荡出金色梵唱佛光，血污渐渐褪净，面容也平静下来，依稀恢复了昔日的影子。

「我以大法力搜遍你残余神识，仅得片刻返照，惠岸，你可有什么想说的？」

惠岸茫然地看着如来，忽地眼中掠过一抹惊骇神色，嘴唇颤抖，缓缓吐出三个字。

「红……孩儿……」

余音未落，惠岸身子一软，瘫倒在了地上，已然再无气息。

灵山宝殿之上，一时静可听针。

2

老牛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已经过了三天。

他正坐在亭中石凳上，和一个瘦小僧人对坐下棋。他执黑，棋势杀伐果断，大开大合，已然将对方杀得七零八落。

「大哥，遁入佛门这么多年了，还是戾气不减当年。」

那瘦小僧人低声道。声音苍老疲惫，带着沉沉暮气。老牛哈哈大笑，抚掌道：「你道谁都能如你一般，真的皈依佛门了，就浑然变了个人似的？」

正要再说，门口匆匆跑来一个侍童，神态张皇，脸色惨白，凑到老牛耳边，低声说了几句话。

老牛的笑容顿时僵在了脸上。

过了半晌，他才死死盯着那瘦小僧人，一字一顿地问道：「你知道，是不是？」

瘦小僧人没有说话，只是身子仿佛更加佝偻了几分。

「你知道我儿……我儿惨死的事情，是也不是？」老牛怒吼一声，一把将石桌掀翻在地，黑白子溅了那僧人一身，又噼里啪啦地落在地上。那僧人仍旧没有开口。

「好，好，好……好你个猴子，好你个斗战胜佛……」老牛缓缓站了起来。坐下的时候还不觉得，如此一站，他身材之高大魁梧，当真仿佛顶天立地一般，「当年你我结义兄弟，后来取经路上，你不念旧情，痛下狠手，将我一家逼来西天灵山，我却不计前嫌，还愿认你这个弟兄，你可知道是为什么？」

瘦小僧人终于开口了：「是因为童子得成正果，修行圆觉之故吧。」

「不错！」老牛怒目陡张，戟指喝骂道，「我平天大圣一时妖王，自在逍遥，如今困在佛门之中，嘿嘿，说的好听是皈依，说的难听点，和囚犯有什么区别？可是就算青灯古佛，闲茶野菜，我也忍了，只因我那圣婴孩儿成就正道，我这当爹的，心里头高兴，高兴啊……」

他声音越来越低，脸色也越发狰狞了起来。

「可是如今呢？你告诉我，如今呢！」

他说到恨处，反手一拳，将身后漆红雕柱拦腰打断，那亭子顿时轰然崩塌。满地废墟尘埃之中，他缓缓走了出来，身上的布衣草鞋一件件消逝无踪，铁蹄靴、兽面环甲、骷髅链、大红披风……佛门修行的牛居士不见了，他又变回了那个百年前惊怖天下，纵横无敌的平天大圣大力牛魔王！

牛魔王一挥，那根伴随他千百年的熟铜兽齿狼牙棒出现在了手里，他指着废墟里端坐不动的瘦小僧人，冷冷道：「猴子，也不用演什么挈阔情深的戏码了。百年不见，我还道你今日前来，真的是惦念着我这个兄长……说吧，你来做什么？」

瘦小僧人低声道：「若是劝你莫要替童子报仇，你能答应吗？」

「呸！」一个清亮的声音响起，带着浓浓的恨意。铁扇公主手持芭蕉扇，出现在了牛魔王的身后，「孙猴子，你还有脸与我夫妇俩说话吗？」

牛魔王猛地一跺脚，这方圆百里的偌大庄园顿时化作虚幻泡影，缓缓消逝。只见那荒郊古树，怪石老鸦，竟是极西的蛮荒之地，漫天黄沙卷起，更见苍凉。他再也不看瘦小僧人一眼，从怀中取出一块通红石头，五指用力，石头顿时化作粉末，飘散空中。

「从此之后，七大圣结义之情，恩断义绝。你我再见，便是生死之敌。」

他仰天长啸一声，空气中一阵扭曲，辟水金睛兽霍然长嘶，从漩涡之中钻了出来。牛魔王跨坐上去，一把拉住铁扇坐在后面，二人一骑须臾消失在了天边尽头。

瘦小僧人仿佛痴了也似，端坐不动，看着二人远去背影，久久不语。僧袍下的掌心中，握着一块滚烫的通红石头，不知过了多久，眼角流下两行清泪。

3.

牛魔王死了。

死在八百里火焰山的焦土上，胸前被一对兽角贯穿，死前瞪大双眼，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。铁扇公主死在他的身边，浑身干枯，皮下再无一丝血肉，仿佛被昆仑山脚下的朔风吹过一般。

4.

凌霄宝殿上，玉帝屏退左右，单独将老君召来。

「陛下可是为了那妖孽之事？」

玉帝脸上露出浓浓忧色，叹道：「正是。如今人间乱象已呈，那妖孽携无边法力，自立称圣，百姓愚昧，莫不顶礼膜拜。如今人间香火，十有八九倒让他享用了去，如此下去，只怕天庭根基就要毁了。」

「陛下可曾遣将除妖？」

玉帝自嘲地笑笑：「如何不曾？老君通晓三才之数，阴阳六界无所不知，就不要和朕打这个马虎眼了。」

老君闻言，收起淡淡笑意，叹道：「二十八宿，天王父子，三十六部雷神，十万天兵天将都败了，是不是？」

「诚如老君所见。」玉帝苦笑一声。

「我知晓陛下之事，可陛下大概还不知兜率宫之事吧。」老君道。

「兜率宫处于三十三天之上，能有何事？」玉帝愕然。

老君拂尘一扫，单掌竖起，恭敬道：「正要向陛下禀告。昨日老道赴东华帝君之约，不意兜率宫竟闯入妖魔，老道回来之后，见丹丸圣水俱皆无损，六丁神火和八卦天炉也安然无恙，唯独我那金银两位首席童子为护宫殉身，金童化作一滩脓水，银童四肢折断，百骸俱散，好似被山岳生生压死一般。」

「金银童子？」玉帝双眉紧蹙，忽然仿佛记起了什么事情一般，失声问道，「莫非那独角青牛……」

老君脸上不见喜怒，说道：「正如陛下所料。我那青牛消失不见，牛宫中没有半些打斗痕迹，就如同……」

「如同被收入金刚琢中一般。」

5.

大鹏没了半边翅膀，断口处血肉模糊，好似被人徒手生生撕下。

黑熊精手持钢枪，目眦欲裂。

普陀道场紫竹林中的小池已经被血染红，一只金鱼漂浮在水面上，一动不动，生死不知。池边趴着一只金毛异兽，半边焦黑，半边伤痕累累，低声喘着粗气，一呼一吸之间，血水不停自喉间流出。

他们的对面，站着一个年轻书生，负手而立，脸上挂着淡淡笑意。

「大鹏，很快就轮到你了，又何必提前赶来送死？」

大鹏浑身散发着桀骜戾气，阴沉道：「你是什么人？」

「什么人？不就是你么苦苦要找的那只妖孽咯？」书生扑哧一笑，反手抖开一面白纸折扇，上书「妖宗」二字，墨迹淋漓，笔势霸道张狂，直欲破纸而出。他笑道：「观音下凡去找我，殊不知我惦记她的普陀山紫竹林很久了。黑熊精、灵感大王、金毛吼.....再加上之前的善财童子。嘿嘿，这儿倒是你们这些叛徒的一块风水宝地啊。本想先将你们清洗了，倒没想到，连金翅大鹏雕也送上门来，倒是省了我一番好功夫。」

「叛徒？」大鹏和黑熊心中各自一惊，隐约察觉到了什么。

书生忽然身影一晃，欺上前来，大鹏悚然一惊，只见一道铁翅裹着滔天妖气横扫而来，连忙退后，眼前一花，那书生又出现在了黑熊精的面前，五指虚抓，妖气凝作丈六铁枪，狠狠刺向黑熊面门，黑熊避让不及，只闪过了要害，却被一枪刺穿肩头，带着他硕大的身躯重重钉在地上。

漫地尘埃扬起，黑熊好似毫无痛觉，怒喝道：「善财.....红孩儿就是死在你的手上，是不是？」

书生点点头，露出冷峻笑容：「昔日圣婴大王，而今佛门走狗。他该死。」

「那牛魔王，铁扇，天庭的金银童子，青牛，太乙的九头狮子.....」

「都是我。」书生将那妖宗折扇猛地一抖，昂然道，「我身为天下妖宗，统摄群妖，焉能留你们这些无耻叛徒存于世间？」

「妖宗？」黑熊精还想再说什么，胸口却忽地一凉，他低头看去，心脏已经被铁枪刺穿，眼前涌起无边血色，意识渐渐被黑暗吞没了。

大鹏看着面前这个白白净净的年轻人，心头泛起从未有过的寒意。

这个年轻人的出手之古怪霸道，远远超出他的想象。看他样子仿佛人身，却能演化天地间各路奇妖异种的本命神通，刚一交手，大鹏就吃了大亏，败在自己的摩云铁翅之下，反倒是自己的翅膀被撕掉了一半。

不仅是他，灵感大王被八瓣熟铜锤当额砸中，生死不知；黑熊精刚刚死在了自己的枪法下；金毛吼败得更不可思议，那书生折扇一挥，竟如同观音紫金铃一般的妙用，吹火生烟，飞沙走石，将金毛吼一招之下重创。

书生转过头，含笑看他。

大鹏知道自己今天势难活着走出普陀山了。他本性桀骜难驯，反倒激起无边杀意，丝毫不惧，双手一抖方天戟，迎面刺了过去。那书生不闪不避，折扇一挥，妖气化作铁翅，将他方天戟格开，右手虚握，竟也化作一把方天戟，向着大鹏胸口刺落。

忽然，一把金环厚背刀挡开了这致命的杀手。

大鹏本以为必死无疑，错愕抬头，眼前出现了一青一白两个再熟悉不过的宽厚背影，一个手握钢刀，一个反持长枪，稳稳地挡在了大鹏的面前。

「转眼百年过去了。三弟，狮驼一别，好久不见。」六牙白象回头一笑，脸上还是带着往日般憨厚的笑意。

大鹏怔怔地说不出话来。

青毛狮子冷哼一声：「先别叙旧，把三弟救出去再说。」

书生脸上的笑意一点点敛去，目中透出刺骨寒意：「青狮，白象……你们既然自己前来送死，还想往哪走？」

话音未落，他猛地一合折扇，身子化作一道白色电光，漫天妖气凝如巨浪，狠狠向着三妖扑了上来！

大鹏重伤倒地，想要拼命站起，却浑身没有丝毫力气。他眼睁睁地看着妖气席卷如漩涡，溅起漫天血花，已将青狮白象渐渐吞没，嘶声喊道：「大哥，二哥，你们不是他的对手，你们快走，快走啊！」

漩涡之中，传来青狮豪迈笑声：「他就是冲着咱们来的，从老牛死的时候，咱们就知道了。可是我们狮驼三兄弟，就是死，也得死在一起，却怕个什么？」

白象也哈哈大笑起来：「不错，三弟莫怕，就算天塌下来了，两个哥哥给你撑着呢！」

大鹏双目泛红，猛地怪叫一声，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一身力气，提起方天戟，狠狠冲进了那滔天妖气之中！

6.

灵山的大雄宝殿上，一片死气沉沉。

观音鬓发凌乱，附身拜在地上：「我佛慈悲，弟子请以大法力慑服外道，降诛邪魔，以免我紫竹林惨剧再现人间。」

平日里淡泊禅定如观音者，此刻的语气中还带了一丝丝颤音。众菩萨听在耳中，心下不由恻然。昨日紫竹林中的惨剧他们俱已耳闻，观音门下的龙女、金鱼、守山大神，乃至坐骑金毛吼，无一幸免，如来座前的大鹏，文殊的青狮，普贤的白象，也俱皆陈尸当场。据说方圆百里的紫竹林，已经被横扫摧残了大半，原本\*\*肃穆的道场，也几成废墟。观音一脉，竟是遭了灭门之劫。

如来沉吟不语。

文殊，普贤二位菩萨也站了出来，分列于观音两侧，齐声道：「愿我佛慈悲，慑服外道，降诛邪魔。」

两位菩萨的坐骑也均遭惨死，如今站出来为观音说话，并不奇怪。但众人的目光，却落在了另一位黑衣菩萨身上。

三百年未在灵山露面，镇守地府的地藏王菩萨，居然在今天回到了灵山。

大智文殊，大行普贤，大悲观音，大愿地藏。这四大菩萨倘若齐齐请愿，便是如来也不好推脱的。果然，如来问道：「地藏王，你看如何？」

地藏合十道：「弟子此番前来，是因谛听之故。」

众人不由微微面色，心道莫非连谛听也没能逃过妖孽毒手？

却听地藏道：「昨夜谛听功成修满，超脱圆寂。他伴我千年，临行前赠我一言，说它一生听遍三界六道，芸芸众生，从未虚妄一言，窃私一事。唯独百年前那桩往事，至今因果未了，才惹来如今这场祸事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他请我来禀告佛爷，该是了解的时候了。」

众僧听得谛听圆寂，无不齐齐宣了一声佛号。如来微微点头，道：「劫数既然如此，那也推脱不得。斗战胜佛何在？」

诸佛未位，缓缓走出一个瘦小僧人，低头道：「弟子在。」

「你前往东胜神州，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一趟，百年前诸般因果，还需系在你的身上。」

「……是。」

7.

满山翠绿如故。

银瀑倒悬如故。

猴子猴孙自在逍遥如故。

清风明月疏朗亦如故。

斗战胜佛坐在山顶一块大石之上，痴痴看向山下这芸芸众生。身形好似更加佝偻了几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身后传来一个冰冷声音。

「孙悟空？」

他回过头来，年轻书生负手而立，眼神中闪烁着无边怒火。

斗战胜佛没有说话。

「你的金箍棒呢？莫非成佛成圣了，连昔日吃饭的家伙都不要了？」书生讥笑道。

斗战胜佛低着头，慢慢从耳朵中取出一根铁针，迎风一抖，化作一根金灿灿的铁棍。书生见了那棍，目中露出浓浓恨意，猛地一抖折扇，妖气化作一根浑圆铁棍，当头向着斗战胜佛砸了过去。

两棍相交，发出震天轰鸣，书生倒退三步，胸口起伏不定。斗战胜佛却坐在石上，如如不动，恍若无事。

「好，好本事。」书生仰天长笑，「那你再接我这招如何？」

他折扇一摇，滔天妖气顿时化作无数幻形，向着斗战胜佛席卷而去。金箍棒当先一横，一股熟悉的触感传了过来。

「熟铜兽齿狼牙棒？」斗战胜佛不及多想，右侧锐风扑面袭来，带着腥臭毒气，他侧头闪过，竟是一枚亮晶晶的弯勾。

「倒马毒桩？」斗战胜佛的脑海中闪过一个风情万种的妖艳轮廓，手持三股钢叉，微微冷笑。

只一失神，刹那之间，无数法宝神通的模样铺天盖地地向他卷了过来。

斗战胜佛仿佛一叶扁舟，在惊涛骇浪之中颠簸躲闪，苦苦支撑。黄眉的人种袋当头罩下，身后却又漂浮起了阴阳二气瓶和紫金葫芦，狂风挟着三昧真火呼啸而过，水汽凝成巨浪，又化作狮子巨首，当头咬下。

金箍棒挡住了牛魔王的狼牙棒，挡住了大鹏的方天戟，挡住了青牛精的钢枪，挡住了九头虫的月牙铲.....就在斗战胜佛变化出了八面法相的时候，漫天妖气忽然豁出了一个口子。

斗战胜佛抬头，看见了一根黑黝黝的铁棍。

随心铁杆兵吗？

他笑了笑，双手一松，金箍棒「咣当」一声，掉落在了地面上。

铁棍带着呼啸的风声，挟天地之威，漫天妖气仿佛凝聚在了这一点之上，浑如实质，狠狠地砸在了斗战胜佛的天灵盖上！

便是金钢不坏之身，也挡不住如此霸烈的一击。

年轻书生不敢置信地看着斗战胜佛，手中的铁棍幻化回了纸扇模样。斗战胜佛终于抬起了头，双目炯炯地看着书生，唇边露出一抹苦笑。

「六耳猕猴的幻化神通，到了你的手里，竟能开辟出如此天地，就是他当年也远远不如。你已经青出于蓝了。」斗战胜佛道。

「你，到底是谁？」书生声音竟而有一些颤抖。

「我便是我，可你又是谁呢？」斗战胜佛褪下袈裟，露出一身绒密猴毛，瞳仁发出奇异金色，隐约带着火光。

奇怪的是，书生的脸庞竟也渐渐生长出棕色的容貌，五官变化起来，化作一张猴脸。

「我是六耳猕猴的儿子，你和如来杀死了我爹，我要替他报仇.....不仅是你，还有那些投降了的，归顺了的，忘记了自己出身的妖们，我统统要将他们除掉！」书生的表情发生着奇异的变化，他慢慢靠近了斗战胜佛，仿佛想要将他看清楚一般。

斗战胜佛低声笑笑。

「六耳猕猴啊.....真是怀念的名字呢.....」他抬起头，无力地摸了摸书生的脑袋，盘膝坐下，地上忽地涌现出无数金莲，托起他的身躯。

「百年前，天地间曾生一石猴，得天地灵性，孕育而成。他求佛问道，终于修成一身神通。可天性凶戾未泯，竟化作另一神识，与他争抢身躯。他们打到了凌霄宝殿，打到了阴曹地府，打到了南海观音，可是没有人能帮助他，因为所有人眼中，只看到了一只癫狂的猴子，手舞足蹈地拿着金箍棒，和自己厮打争斗。」

「后来的灵山佛国里，如来以大法力分隔神识，先天凶念化作六耳猕猴，后天善识化作灵明石猴。六耳被打散之后，戾气散于天地不消，托体重生，那就是你了.....」

斗战胜佛微微一笑，金箍棒在指尖化作一根金针，忽地点向了书生眉心。

「你因我而生，与我本为一体。这股戾气，就随我一起去了吧。」

书生只觉身子一沉，竟仿佛堕入无尽深渊一般，酸麻苦痛百感交集，不停地往下坠落、坠落.....他想要呼喊，却发不出一丝声音，只见自己的身体和斗战胜佛一起，交替纠缠，化作金黑二气，盘旋而上，他两眼一黑，什么都看不到了。

8.

「那妖孽可伏诛了？」

「斗战胜佛舍身度化，将那妖孽戾气尽消，打入轮回之中，化作芸芸众生。我以法眼观之，似是诞于中土宛城，一户姓韦的人家之中。此家世代行医，悬壶济世，倒也福报广积。」

「行医吗.....那倒也好。便让他世代为天下妖物行医，以弥补犯下的这滔天罪孽吧。」

江南宛城，一处小小草庐之中，一个白嫩婴儿哇哇大哭，虽是刚刚出生，掌心却紧紧握着一根小小铁针。接生婆和父母面面相觑，眼看天生异种，只是不知是福是祸，一股不祥气息弥漫在这户行医人家之中。

不多时，外头传来敲门声音，父亲出门看时，只见一名行脚僧人手持九环锡杖，右手提着一个小小蓝色包袱，面容慈悲，宝相\*\*，好似画中走出来似的。

父亲不敢怠慢，连忙问礼道：「敢问大师，有何见教？」

行脚僧人微微一笑：「我与庐中孩子有缘，他前世拜我为师，我来最后来送他一程。」说着，将那蓝色包裹交到父亲手中，宣了一声佛号，转身走了。

父亲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冲那僧人背影高声喊道：「未请教大师法号？」

僧人脚下一顿，淡淡道：「贫僧金蝉，僭越了。」父亲还待再问，那僧人竟已化作小小黑点，消失在了远处林间。

解开包袱，里面古籍三卷，还有一把白纸折扇，打开看时，只见上书「妖宗」二字，扇面湿迹斑驳，竟似几点泪痕。

## 第五章 大圣之死：这妖界，终如你所愿

1.

腊月初八，八戒死了。

八戒死在人间一处佛坛，佛坛位于百花深处，人迹罕至。天兵找到他的尸体时，他的猪牙上还挂着半个鸡腿。

但他的胸膛，已如百花绽放。

消息来到我这儿时，已不知被倒换了几手，有人传他是因公殉职，也有人说他是惨遭毒手。但无论哪一种，都让我心情复杂。

腊月广寒宫，月光凄冷如飘雪。烧刀子滚烫火辣，八戒高举琉璃杯。

「哪吒，我老猪要干件大事。」

「什么大事？」

八戒冲我冷笑几声。「佛曰，不可说。」

随后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，高喝一声。「嫦娥仙子，温酒！」

2.

八戒的骨灰洒在广寒宫，嫦娥为其披麻戴孝，手中扬起的尘灰恰如月影冷凄，随寒风飘落。

玄奘的佛号声声震天，沙和尚的恸哭天地同悲。唯有猴子，像个没事人一般，依着广寒宫的桂花树，哼着不知名的小曲。

「猴子，你师弟死了。」我提醒着他。

猴子愣了一下，随后茫然地点点头。「是啊，死了，可是万物都会死的。」

「可那是你师弟八戒！」我有些愠怒道。

「八戒也是万物。」猴子一本正经道。

他说完这句话，也不再与我辩驳，而是继续看着桂花树上的黄金叶，手摩挲着粗壮干裂的树皮。

猴子成佛之后，性情变了许多。

我上一次见猴子，是在火焰山。那时的牛魔王法力无边，猴子降他不得。满天神佛设下天罗地网，车轮缠斗，最后力所不及的魔王化为一头黄牛，被我的风火轮砸碎了牛角。

牛魔王大喊：「莫伤吾命！」

那一声大喊，我分明看见猴子哭了。

猴子落在重伤累累的牛魔王身边，眼神黯然，他摸着牛魔王的断角。

「老牛老牛，你别怪我，我也是迫不得已。」

我知猴子和他有一段旧恩，但神兵在前，这般说话终究不妥。我走近猴子，扯扯他的虎皮裙。

「猴子，慎言。」

老牛竭力地睁眼看了看猴子，最后又绝望地闭上。

猴子叹了口气，看向我道：「谢谢。」

我知他是谢我未下杀手，我摇摇头。「兄弟，早点上路，取完真经，就真的是兄弟了。」

猴子没有言语。

猴子成佛那天，我比猴子还要高兴。我飞上三十六重天，踏上凌霄宝殿。觥筹交错间，我看到了猴子的身影。

猴子没了金箍，也没了棒子，一身袈裟，打着佛号，言语之间皆是禅语，群宴宾客无不动容。

猴子成佛本是件开心的事，但那天我看到他唯唯诺诺的样子，我没来由有个想法：他获得很多，失去更多。

3.

我到头也没明白，八戒所谓的大事指的何事。

我去位于傲来国的佛坛看过，这不过是一处普普通通的佛坛，周遭既无居民，又无僧侣，也不知是何人所建。查案的天将说，是八戒吃坏了东西，胃口溃烂爆体而亡。这个说法可笑得要命，有什么东西能吃坏一头猪的胃？

回到天宫后，小厮和我禀报，说半个时辰前有个大胡子和尚找我，神色匆匆，像是有什么急事。

「那和尚什么模样？」

「胡须满面，手持一个灯杖。」

我愣了一下，我知道那不是灯杖，是降妖宝杖，来者是金身罗汉菩萨沙悟净。

「他人呢？」

「等你不见，就先走了。」小厮如实禀报。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紫色画卷，画卷上若隐若现一个圆环，显然是被下了某种封印。「这是客人留给你的，让我务必交到您的手里。」

我接过画卷，简略一看，竟看不出这封印的门道。我收起画卷，正待回屋仔细研究之时，却听见门府外传来阵阵脚步声。

我起身相迎，却见天兵天将堵住了我的府邸，为首一人正是家父李靖，他眉头紧皱地看着我。

「孩儿，你可曾看见金身罗汉菩萨沙悟净？」

我知瞒他不过，便如实以告，但诉说中，却隐瞒了紫色画卷之事。

李靖听后，并未有疑。他严肃道：「孩儿，若是之后看见沙悟净，勿要留情，定要将他缉拿归案！」

「父亲，为何？」我好奇道。

李靖面露恐惧：「他偷了玉帝的宝物，万死难赎……总之，如有遇见，不必回禀，直下杀手便可。」

我大惊：竟然是这么大的过错？

想当年打碎了宫廷至宝琉璃盏，也不过是投胎凡间，这一次竟然要他神魂皆灭？

4.

天兵天将集体出动，奈何沙僧菩萨之体，也抵挡不过。我亲临了捕获沙僧的现场，满天神佛同时出手，将沙僧的菩萨金身打得粉碎。

濒死之际，他没有看我，而是仰天长啸。

「大师兄！」

他喊完这句话，我看向身旁的斗战胜佛孙悟空。他面无表情，从天而降，一掌打碎了沙僧的天灵盖。

回到府邸的两天里，我过得也惶惶不安，我看着手上的紫色画卷，突然有一种预感：这便是沙僧偷来的宝物。

我的小厮十分忠诚，几经仙人拷问终究是把秘密藏了下来。

沙僧为什么把这个东西给我？我又能帮助他什么？



我看着画卷上的紫色封印，毫无头绪。

此处封印，显然是沙悟净为画卷加上的。至于具体原因，恐怕是用封印提示我一些隐秘的事情。

他要提示我什么东西呢？

与这个老实的大和尚相关的事物少之又少，西行之路上仿佛只有任劳任怨一个形象。不知怎地，我突然想到沙悟净在濒死之际的一声呐喊。

「大师兄！」

可是他明知道，他的大师兄不会救他，他的大师兄已经是跳出三界的佛陀。

又或者，那句话并不是对他说的。

我灵光一闪，浑身被这个想法刺激得颤抖，也许这句话，是对着我说的？

我手持紫色画卷，慢慢念叨：「大师兄.....」

紫光一闪，封印应声而碎。

5.

画轴里蹦出一幅图画，那图上的地方我熟悉得很。

那是我和孙悟空第一次交手的地方。

花果山，水帘洞。

只不过这画大概是取经之后的景象，那漫山遍野，桃花盛开，万物复苏，唯独没有猴子。

花果山上下，没有一只猴子，听起来便可笑。

沙悟净临死托付之物，我不敢怠慢。我将图画收好，驾云向花果山飞去。没一会儿，便来到了花果山福地。

一条涧壑藤萝密，四面原堤草色新。正是百川会处擎天柱，万劫无移大地根。

花果山有条瀑布，瀑布后面有块石碑，石碑上写着「美猴王」，旁边还倒着一个「齐天大圣」的旗子。

我迈入瀑布内，却见水帘洞内空无一物。我正好奇间，却见图画紫光大盛，瞬间，图画应声而随，我眼前的场景天旋地转，待我回过神来，已是别一番天地。

「这.....这是哪儿？」

鬼哭狼嚎，人间炼狱。

在我面前有一个瘦小的躯体，几条手腕粗细的铁链贯穿了那躯体的琵琶骨，一把飞剑来回贯穿，直把躯体穿得支离破碎。

这.....这是一种怎样的惩罚？

「你.....你是？」我大惊失色。

那躯体冷笑几声。

「呵呵，来者何人？俺老孙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！」

6.

不，不可能的！孙悟空不是早就成佛了？

我看着这漆黑的身躯，不自觉地颤抖起来，寒冷和恐惧甚至钻到我的牙缝里，打起了寒颤。

「哪吒？」他看了我一眼，惊异道，「怎么是你？」

「是，是我。」

「你怎么来的？」那人问道，「往常都是玉皇小儿一个人来，看着我受苦做乐。难道你是玉帝小儿派来的？不.....不会，玉帝派谁也不会派你。」

令人惊恐的是，尽管我十分不想相信，但此人，或许真的是孙悟空。

那成佛的又是谁？

我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，用神通打碎了飞剑。

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」

「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」猴子怒极反笑，「当年我和玉帝约定，只要我护送唐僧西行取经，就保我妖族一方昌盛。为此，我不惜害了我的兄弟牛魔王.....却不料这狗娘养的出尔反尔，将我的灵魂剥碎成六耳和我两部分，把那个反叛的我关押在这里，受尽摧残，让六耳成佛成圣，终生做一条走狗.....」

我心头大震，怪不得成为斗战胜佛后的猴子如此平静，竟是灵魂被切割成两个部分？

我按捺住心中的震惊，为他徐徐讲述猴子成佛后的事情，当我讲到八戒和悟净先后遇害时，我看着眼前的猴子磨碎了自己的牙齿。

「呆子，老沙.....是我对不住你们！是我对不住你们！」猴子声泪俱下。

至此想来，八戒和悟净早已发现了端倪，只不过在救他的行动中败露，惨遭毒手。

我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，希望理智给我一个清晰的判断。

「哪吒，你放了我，我要给他们两个人报仇.....我求求你，给我一次机会.....」猴子的声音喑哑，显然，他是压抑着自己的滔天怒火。

「我，我还不能确定。」我实话实说。

「哦.....这样啊，那你往里面看看。」猴子笑了，「你看了就明白了。」

我不疑有他，顺着猴子的话向里面看着，正看见一个孩童遭遇着像猴子一样的对待，飞剑穿体，铁索身骨。我仔细看那孩童，竟越看越熟悉，竟觉得在哪里见过.....

「别想了，那就是你，哪吒。」猴子开口了。

「你早就被玉帝分裂灵魂了，现在住在这身莲藕里的，不过也只是个忠犬的灵魂，而最早那个大闹东海龙宫，拉开轩辕之弓的哪吒，就是你眼前的这个孩童啊！」

「现在，你还要不要放了我？」

7.

三十六重天天崩地裂，凌霄宝殿摇摇欲坠。

那是一根久违的金色棒子，再一次迎头砸向了五百年平静的宫殿。

五百年前的他，不过是大闹天宫，想做一只猴儿，去那人世间走走看看。而这一次，他杀意已决。

八戒的死，沙和尚的死.....

他不能再忍了，五百年前他的容忍，害死了自己的猴子猴孙，至亲兄弟。五百年后，他容忍的因却依旧创造着恶果。

「如来！玉帝！」

三界之间，他狂吼着。

他一棍子敲碎了巨灵神的脑壳，一脚踹死了二郎神的狗。二十八星宿联手迎敌，却被这猴子打得支离破碎。

「三太子呢？快去请三太子！」李靖放声高喊道。

「大人，三太子不在！这.....这该如何是好？」

西方灵山，一僧人轻捻佛珠，双泪两行。

「回来了，是他回来了。」

天庭内斗早已衰弱之极，强如三虚早已神游海外。所谓无坚不摧的凌霄殿，终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。

孙悟空将李靖打下云头，一步一个血脚印，踏进了空无一人的宝殿。殿前正坐着玉皇大帝，他面露恐惧，却还稳稳地坐在龙椅上。

「怎么，来不及请如来吗？」孙悟空笑了，满脸是血的猴脸咧出一个痛苦的笑容，「何必呢？玉帝，何必呢？」

「何必？」玉帝也笑了。

他走下椅子，从地上捡起一枚丹药。「你看见这个丹药了吗？吃一颗，就能法力大增，延年益寿。你想要神妖平等.....你知道这丹药是用什么做的吗？」

孙悟空未发一言。

玉帝继续狂笑着。

「是牛魔王的骨髓。」

孙悟空动了。

「砰.....」

这一棒被另一只猴子抬手挡住。

玉皇大帝哈哈大笑：「你们斗吧，斗吧。孙悟空，你不过是一只猴子，怎么能斗得过我？」

玉皇大帝走出宝殿，斗战胜佛和孙悟空却依旧僵持在原地。

「你要拦我？」猴子冷笑道。

六耳叹了口气：「对不起了大圣，我自出生起，就是为了拦你。」

「你甘愿做一条狗？」

「大圣，我只能做一条狗。」

转瞬间，尘土飞扬，宝殿炸裂，火红的烟花绽放在东方的云朵，在西方灵山，一名僧侣的念珠应声而碎。

「善哉.....善哉.....」

8.

猴子死后，天庭大兴土木，准备为天宫重建一座更恢弘的凌霄宝殿。玉帝没有办法，只能暂居灵山。本来玉帝兴致勃勃地想搞一个论功行赏会，最终发现，那些真的参战的神仙基本都战死了。

我没参战，逃过一劫。

玉帝手下的武将并不多，我算头号种子。现在武将稀薄，我的身价更高，他努了努嘴想了半天，终究是没说一句责怪的话。

「玉帝，臣还有一事禀报。」

「讲。」玉帝颇有不悦。

「是关于紫色画卷的，这里人多嘴杂.....」

玉帝听到紫色画卷四个字，浑身一震。他赶忙说道：「你们先下去吧，哪吒，你上前来！」

众婢女小厮纷纷退下。

玉帝狐疑地冲我眨眨眼：「哪吒.....你真的知道那画卷在哪儿？」

我走近玉帝，眼里闪出一丝青光。

「当然了，不然.....你以为我是谁啊？」

后记

那场暴乱已过去了许多年。

故地重游，我重新来到花果山。山清水秀，绿意盎然，生机勃勃，最重要的是，有许多猴子。

这些猴子都是花果山的原住民，暴乱之后，我跟阎罗王讨了回来。

玉帝死后，这天下便是我说了算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三清并没有为难我。从海外归来，他们对我微微一笑。

「三太子不必多虑，这是玉帝的劫数。」

他们收下了玉帝的魂魄，放入太虚，很多很多年后，玉帝将从这里重生。这是一场轮回，花开花落，终有寂时，万物不例外，玉帝也是万物。

在玉帝轮回的时间里，我突然有了大把的空闲。我重建了花果山，把这里打造成一座妖山，凡是醉心修炼，得望天道的妖怪，都在这里有一席之地。得道后，也将上天任职，谋福一方。

猴子，神妖终于归途。我想，这也该是你的本意吧。

闲暇时，我经常来花果山转转，说不上来原因，我是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地方。

也许是因为，这里曾经有一个不甘而反叛的灵魂。

你看这妖界，终如你所愿。虽然还有很多东西待需完善，但总比你在的那个黑暗无道的世界好太多。

这天，我依旧在花果山看景，想着你通天的传奇，不由落寞。

突然一只牛精大叫起来。「三太子，这石头成精了！生了个孩子！」

我浑身一震：「你说什么？在哪儿？」

牛精的手遥遥一指：「那儿，在那儿！」

我飞快赶往山顶，正看见一只猴子和猴群打成一片。那猴子看着猴群，张牙舞爪地喊道：「来啊，我要做你们的大王！听见了吗？」

那猴子看见我，也不害怕。「喂，你这娃娃，看什么看？讨打吗？」

我看着故人相貌，一时百感交集。

「你.....你.....」

「你什么你！」猴子大叫道，「要打就打！墨迹什么！哎，等会儿，我去找个兵器！」

「你.....」我哈哈一笑，「好你个猴儿！让我等得好苦！你要打是吧？来啊！」

花开花落，因果循环，没想到是我想的太多。漫漫时空，浩荡银河，怎么会只有一个孙悟空呢？

地上嬉笑打闹，天空中飘一朵彩云。彩云上坐着一个和尚，手指捻珠，面露微笑，轻轻低语。

「南无阿弥陀佛。」

## 第六章 花果山，大圣爷，我心往此间

东胜神州傲来国。

我面前竖着一座黑铁般的高山，东临汪洋大海，壁峭峰奇，山颠利剑般穿云破雾，冲天万仞，耸汉凌空。

我运一口气从山底驾雾而上。

沿途怪石嶙峋，死去的枯藤覆盖焦土，浮尘半掩鸟兽枯骨，潺潺溪流也已干涸，露出龟裂河床。

满目疮痍，尽是萧索景象。

这里是花果山，齐天大圣的故乡。

花果山曾经是一片福地，满山苍翠果树，桃杏李梅爬满枝头，醇美甘泉在林间蜿蜒，如同流淌的水晶。

四万七千只猴子猴孙奔跃在蔽日浓荫中，偶尔有鸾鹤啼鸣传自海上。

到了五月鸣蛰时候，山上会开满锦簇繁花，落英满径，花香弥漫，日出时岚光锁翠，雨霁时黛色含青，一派勃勃生机。

我到了山顶，站在大圣爷裂石而出的地方。

遥望东海，烟波浩渺，怒浪如山，碧海长空混为一色，云水苍茫。

身后山石寂静，不闻树鸟之声，只有山风低低凄啸。

整座山如同暗夜坟场。

大圣爷大闹天宫时，二郎神与梅山众将曾经放火烧山。好一场火，直烧了数月，将石头都烧得酥了，四万七千只猴死伤惨重。

后来大圣爷西行取经，此处又遭猎户上山狩猎，将剩余的猴子猴孙捉去大半。

好在取经中途大圣爷被他师父赶了出来，回山见此情景，借甘霖洗得山青，又施仙法四处栽种草木，过不多久花果山又是层峦叠翠，鸾鹤齐飞，烟霞笼绕，重返仙山气象。

那一回，大圣爷用金箍棒轻轻敲了敲我的脑袋：「阿芭啊，你们四健将太弱了，丢人，打不过梅山兄弟，我牵挂你们，心神不宁输了法天象地一阵，这就不说了，如今居然连几个猎人也欺负上山了，你们他妈的是在搞什么搞。」

我捂着头蹲在地上，大圣爷气大力足，虽然是轻轻地敲，但还是疼入骨髓。

我很委屈：「大圣爷啊，您是灵明石猴，天父地母，由仙石孕育，天生聪颖，我们肉体凡胎的，和您老没法比啊。」

大圣长叹一声：「我选你们四个做健将，自然有我的道理，你们四个土锤怎么就是不明白。」

我奇道：「大圣爷，是什么道理？」

大圣爷伸手逐一点过我们的胸口，一双火眼中金光流转，饱含暖意：「这个道理莫来问我，你们得自己去跟自己找。」

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保护花果山，大圣爷要教我们武艺。问我们要学什么兵器时，马、流元帅选了生铁棍，我与崩将军选了熟铜棍。

你们怎么都选棍子？大圣爷很不解，搔搔脑袋，紫金冠上凤羽一抖一抖。

「因为我们是您的猴子猴孙嘛。」我笑着与他说。

大圣爷将金箍棒往地上一杵，望向东海，笑得很无奈。

他好像预感到这次回山时日不会长久，教得格外严厉，我们也学得勤勉。

果然，不久之后，一个长鼻子大耳朵的猪和尚上山来请，大圣爷换了披挂随他走了。这段时日里，我们的本事大有增长，但与大圣爷比，不足百一。

其实大闹天宫时节，妖血浸染，已经秽了福地灵根，又被大火连烧数月，花果山伤透了元气。大圣爷在时有仙气护山，自然是满山青翠、郁郁葱葱，待他走后，草木便开始凋零枯萎。

从那时起，这座山无论吃下再多雨露雪水，吸收多少日精月华，也再不能多长出一颗新苗来。

又过得几年，山上来了个大圣爷，说要自己去取经，又来了个大圣爷，说之前那个是假的，我们四个和孩儿们也分不清，只得看着两个大圣爷在山里争斗起来。

两根一万三千五百斤的棒子舞得如同飓风侵山，刮得草木横飞，花果山伤上加伤。两个大圣爷说要去别处理论，一同驾云飞走。

此一别即为永诀，大圣爷再也没回花果山来。

渐渐地，花果山上不见花果，水帘洞前也再无水帘。偶尔又有猎户上山，打我们不过，被我们如数杀了，剥了皮倒吊在山脚示威。

没有了瓜果，群猴熬不住饿，马、流二元帅带了大半猴儿，迁徙到了别的山头，偶尔会带着些椰酒回来看看，喝醉了就一人捧着一杯焦土哭，眼泪鼻涕粘得猴毛缕缕分明。

老崩倒是没随他们走。他每日枯坐在山顶，不知道想些什么，问他也不愿说，只是指指胸口大圣爷曾轻点的地方。有一天，他突然凄然长啸一声，纵身入海，再没回来过。不知是死了还是走了。

慢慢地，曾经布满山野的猴子，就只剩我了。

2

枯坐山中不知时日，偶尔下山寻食，与凡人攀谈后，倒也知山外潮起云涌，烽火起伏，之后便是征战杀伐，世代更迭。

俗世中代代相传，花果妖山猴妖肆虐，残忍嗜血，杀人剥皮还淫人妻女，不可靠近，传得久了路上行人都会绕山避走，在山中也倒落得清闲。

我名姓不在生死簿中，得了长生，一晃千年。

不知是哪一天，我察觉山脚来了一个人。

我以为不开眼的猎户又来，心中十分恼怒。妈的山上就老子一只猴子，还要上山狩猎，这不是欺人太甚了吗？再说大圣爷要我护山，如何能忍生人欺扰？

我操起熟铜棍一阵风冲下山去，哪知却见一个女童，被树林中倒挂的白骨吓得坐在地上，站也站不起来。

我见她年纪不过六七，居然胆敢来花果山，有些好奇，就蹲下问她：「小女娃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不知道这里是妖王洞府吗？」

她满面惧色：「知道是知道，但没想到这么恐怖，直接就把骨头挂在这里，太野蛮了，吓死我了。」

我搔搔头，跟她解释说：「不好意思，吓到你了。」

其实当时我说过，直接在山口挂几具尸体，实在是太粗俗、浅薄、没内涵了。大圣爷可是能将虎皮裙穿出男人味的妖界品味巅峰，作为他的传人，我们也应该有品位一些，引些阴云笼在山口要道，派几只学舌老猿在此嘶啼，营造出一种隐隐约约的「此山大凶，不可擅入」的感觉比较高级，而奈何马、流两只土锤红屁股不听，老崩一如既往的默不作声，便也只能随他们去了。

小女娃蓬头垢面、愁头愁脑，看上去像一只小猴子，这让我觉得非常亲切。

她问我：「这不是妖王洞府吗？妖王在哪儿？是你吗？」

我摇了摇头，此山妖王已经成佛了。

想了想，又点了点头，因为此山只剩我这只妖了。

小女娃奇道：「你就是妖王？看上去像只马猴。」

我看她可爱，耐心地说：「我是通臂猿猴，马、流元帅才是赤尻马猴，我们通臂猿猴没有红屁股。」

小女娃又问道：「马流元帅又是谁？」

我有些头晕，晃晃脑袋：「马、流元帅是两只猴，算了算了，你知道这是妖王洞府，还来干吗？」

小女娃站起身来，拍拍尘土，仰着小红脸说：「我来山上找一个宝贝。」

我很好奇，我亲眼看着这座山自荣而枯，从未听说有什么宝贝，问她：「你说的是什么宝贝？」

小女娃伸出小拇指，说：「告诉你可以，但你得拉钩，不许和我抢。那么粗的铜棒子，我可打不过你。」

我心里有些犹豫，如果这个宝贝能让花果山变回原来的样子，我难道真的不抢吗？

又转念一想，这小女娃哪能知道什么稀奇宝贝，定是道听途说，就伸手过去与她勾了一勾。

她故作神秘，将手拢在嘴边，轻声说：「我来山上，找的是圣佛胎衣。」

我凑过去听，听完一愣，问她：「什么玩意，老子从没听过。」

小女娃说：「这圣佛胎衣，就是斗战胜佛当年从石头里出来以后，残留在山上的石片。」

我又一愣，问他：「要这碎石头干吗来？」

小女娃一脸嫌弃：「真没见识。」然后一边比比划划一边说：「大家都知道，那块仙石三丈六尺五寸高，应了周天三百五十度，二十四丈周围，应了二十四节气，九窍八孔，合九宫八卦，受天真地秀、日精月华，还从里面蹦出个圣佛，可不是希奇宝贝。」

我又搔搔脑袋，说：「这我还真没有留意过，那这个石块，这个宝贝有什么功效？你要寻它干吗？」

说了这几句话，小女娃好像也不害怕了，伸出手来掰着指头欢快地数道：「找到这个宝贝之后，研磨成粉，服下之后可以祛风治邪，强筋健体，撒在伤口上可以白骨生肌，还可以治不举，治疲软……」

我见她越说越荒唐，必然也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，赶忙打断她：「好好好，那你拿这宝贝是要治谁？」

小女孩笑着说：「去年我娘不在啦，我每天都哭，我爹就吼我，说哭什么哭，除非找得到圣佛胎衣，不然你妈就活不过来啦。然后我到处去打听圣佛胎衣是什么，问到一点就记熟一点，虽然不知道什么意思，记得差不多了就上山来找啦。我也听说花果山是座妖山，山上猴妖要吃人的，但我寻思，我不得罪你们，也不来捉你们的小猴子，好声好气地求求你们，山上那么多石头，我只要一小片，你们肯定会给的。」

倘若圣佛胎衣有如此功效，二郎神打上山时哪至于死伤那么多猴儿精怪，我有些啼笑皆非：「那你就自己一个人来了？你爹不怕你被山上妖怪捉了去吃掉？」

小女孩低头，玩着全是泥的手指，嘟嘟囔囔说：「我爹喜欢我弟弟多一些，或许我肉不多，路上也没什么妖怪捉我。」

我见她可怜，叹了口气，对她说：「你在这儿乖乖等着，我去帮你找来。」

她点了点头，盘腿坐下，憨归憨，倒是确实很乖。

3

我现在就站在大圣爷出生的地方。这里一地的石片，鬼知道哪片是圣佛胎衣。我挨片去闻，指望着闻到猴骚味，闻了半晌，心说阿芭啊阿芭，你是不是傻逼，过去千百年了，就算有骚味，也早散了。

正没奈何时，突然想起小姑娘说，那石头有九窍八孔，破碎之后，也应当有几块有孔窍形状，找了一会儿，果然发现几片，倒是当真与寻常石头不同，未曾被二郎神放的山火烧得酥黑。

石块也算是大圣留下的东西，我挑了一片小的，藏在衣襟里面，对自己说，这几片也够女娃用的，我可没抢她的。

到得山脚时，见那小女娃正打开包袱吃干粮，见我下来了，举起烙饼对我说：「分你吃一口，不许吃多，我也快没了。」

我将几片碎石递给她，对她说：「我不吃烙饼，你拿了石头快些回去吧。」

她又咬了几口烙饼，点点头，一边嚼一边把碎石片和烙饼一起塞进包袱，起身朝我鞠了个躬，含混不清道：「多谢猴叔。」

我按住她脑袋，将她转了个身，说：「快去快去，路上小心。」

她背对着我又点了点头，小跑着走了，我看着她头上小揪揪一晃一晃，背上小包袱也跟着一晃一晃，不由得心里暖了一暖，笑着回山了。

多久没笑过了？我自己问自己，摸出怀里藏的石片，对着石片说：「大圣爷，花果山没了，您老真不想回来看一眼吗？」

才说完我又开始骂自己傻逼，大圣已然成佛，千百年未回花果山来，定是斩却了万千尘凡，普度众生去了，说了他也听不到。一日之内这已经是第二次觉得自己蠢了，想是那女娃子把蠢病传染给了我。摇了摇头，拔了些猴毛，搓了跟细绳子，将石片在脖颈处好生挂住。

过了一会儿，觉得嘴馋，两个红屁股上次拿来的椰酒已经喝完，便化为人形，藏了尾巴，提了熟铜棍出山，想到附近村落寻个酒肆吃些村醪。

驾云飞了几里，到了凡人地界落地缓步而行，走得一会儿，远远见到一高一矮两个男子一身道门天师的打扮，围住方才那女娃，不知道在做什么，加紧几步赶上，却见高个子按住女娃脑袋，矮个子抢夺女娃包袱。

我他妈的最见不得以大欺小，以多欺少，走到近处将那抢包袱的矮子一把拎起，丢出几丈远去。

「你是什么人，管什么闲事？」高个天师怒喝，松开女娃，从背上拔出一柄剑。

「你他妈的管我是什么人。」他那柄剑普普通通，并非什么厉害法宝。

我转头问小女娃：「小娃子，你没事吧？」

女娃抱紧了包袱，脸上全是泪，对我说：「谢谢好心大叔。」

被丢远的矮子已经爬起来跑到高个子天师旁边，也握了柄剑，对我喝道：「我二人要跟小姑娘借点东西，识相的滚一边去。」

我实在觉得无语。虽然我本事不及大圣万一，但想来对付这些臭番薯烂鸟蛋也不费事，我问他：「你们刚刚他妈的到底是抢还是借？」

「当然是借，灌江口人办事，旁人回避。」高个子天师剑指上了我的鼻子。

灌江口这个名字有些耳熟，似乎在哪儿听过，我也懒得去想，将熟铜棍扛在肩上，对他们说：「口你妈X，如果你们不滚，我他妈的借你们脑袋。」

矮个子脾气更火爆些，听了这话，似乎是动了真怒，怒骂一声：「这厮嘴忒脏！」捏了剑诀，脚踏天罡，一剑刺来。

我看他剑法也算精熟，但终究是俗世剑法，奈何不得我，身子一晃闪开剑锋，手一挥，熟铜棍从肩膀径直落下，打得矮子脑袋缩进腔子里去。

我杀人早已杀得手熟，许久未曾见血，此时杀戒一开，血贯双瞳，咬着牙望向高个子，却见小女娃脸上被溅了几滴鲜血，正吓得不知所措，只得叹口气，对高个子天师说：我不想吓着她，给老子爬。

那人后退几步，脚似乎有些软，晃了晃手里的剑，颤声道：「二郎真君道门的人你也敢杀，你混哪里？」



二郎真君，原来是你。

烧山的杨戬，操你妈。

我就说刚刚灌江口听着耳熟。

二郎神力劈华山、听调不听宣的傲气与我家大圣爷一模一样，本事也与大圣一般高明，我虽然恨他，但也敬他，只是没想到如今他道门里居然出了这种无耻之徒，难不成杨二郎也越混越回去了？

我变幻人形，只是因为不想吓到路上行人，此时左右并无他人，我干脆一抹脸，变回猴脸原貌，龇出獠牙，说道：「老子混花果山的。」

那人见我猴脸，愣了一愣，转身连滚带爬，一边跑一边喊：「猴妖杀人啦！」

4

待这怂货跑得远了，我蹲下身子帮那女娃擦脸，问她：「你没事吧？」

女娃心情似乎平复了不少，抬头闭着眼睛让我擦：「没事没事，原来是猴叔，我就说这根棍子眼熟。」

我问女娃：「你先告诉我他们怎么知道你包袱里有宝贝？」

女娃有些不好意思，低声说：「我拿到圣佛胎衣，有点高兴，就一路哼着歌儿，可能是被他们听到了，就要抢去，说是要炼续命丹。」

「你哼什么了？」我有点好奇，问她。

「胎衣胎衣，圣佛胎衣，什么病都可以医，圣佛圣佛，胎衣圣佛，娘终于可以复活。」她又哼了起来，小手一晃一晃。

我听了气不打一处来：「你是不是傻。」

女娃有点难过：「我爹也经常这么说我。」

走，先去吃饭。我一拉她手，她却一挣扎，说：「不行，我要早点回去，我娘埋在坟里，我怕她冷。」

你娘死了快一年了，多等几天也不会怪你。我抱起她来，没想到她开始耍蛮，就是要早些回去，对我又踢又打，还张嘴咬我，虽然不疼，但弄得我很是烦躁，干脆将她放在地上，打开她的包袱，取一块石片捏碎，撒在那个矮子天师身上，对她说：「你看着，他活不活了。」

她也不闹了，一脸担心走到尸体旁边，也不怕矮子死状血腥了，蹲在那儿仔细看着，过了好大一会儿，不甘心地对我说：可能是撒得不够。

我将全部石片捏碎撒了上去，跟她说：「不信你再看看，他活不过来了。你娘也是，死了就是死了，如果这玩意真能转死而生，我花果山当年至于死了大半猴子吗？至于只剩我一个光杆将军吗？」

她听了这话，低着头想了很久，又说：「猴叔，再等一下，就再等一下看看，好不好？」

我叹了口气，挨着肚饿，在她旁边蹲下来，一娃一猴就这么大眼小眼瞪着一具没脖子尸体，瞪了好久好久。

我也舍不得催她，只是看她眼眶里慢慢盈满泪水，终于一眨眼，泪珠子滚了下来。

「其实我也觉得可能行不通，」她抽抽噎噎地说，「但是不试试的话，我觉得对不起我娘。」

这女娃倒也豁达，我摸了摸她脑袋，对她说：「走，吃饭去，吃完饭我送你回家。」

她很乖地点头，抹了抹眼泪，说：「我不回去了。」

我一把将她架在脖子上，往村里走，问她：「干吗不想回去？」

她抓着我的耳朵，说：「娘不在了，爹不喜欢我，才不要回去。猴叔，我要跟你学本事。」

「我的棒法是不是还不错。」我说，「这可是跟大圣爷学的。」

她问道：「大圣爷是谁？」

也是，曾经威震神州的大圣爷自从取经成佛后，天庭与灵山都不让再提齐天大圣这个名号，渐渐地，也就没人记得曾经有一只猴子独抗天庭十万兵马的事情了。

我说：「就是你说的斗战胜佛啦，他的棒使得可好了，你要不要学？」

女娃摇摇头，说：「我一个姑娘家，使棒法多不好看，我想学剑。」

我搔搔脑袋，不好意思地说：「剑法我不是很行。」

女娃松开我的耳朵，伸出两指当作宝剑，在我头上挥舞起来，说：「没关系，你能教多少，我就学多少。」

「好。」我答应她。

5

吃完饭，走到花果山境内，我便背着她驾雾回山。

小女娃第一次飞，高兴得在我背上手舞足蹈。到了山中，我将她放下，取下山脚路口倒挂的白骨埋了，以后吓不到她。

女娃子受不得风雨，就在水帘洞旁给她搭了个窝棚，还搭了个床，女娃很高兴，坐在床上晃着腿哼歌儿。

我的剑法狗屁不通，但既然答应了她，还得每天都教。师傅剑法三脚猫，女娃却不嫌弃，学得很是来劲。

闲暇时我带她逛逛枯涸的水帘洞，看看大圣出生的地方，讲讲天庭与灵山不让说的故事。

大圣爷怎么去东海借得金箍棒，去地府勾了生死簿，讲他竖大旗，称大圣，群妖聚义，讲他大闹天宫，与天庭众将打得天昏地暗、日月无光、江海倒悬，讲他法天象地，变为遮天巨猿，跟花果山一样高逾万丈，金棒擎空，昂首嘶吼时云端仙佛噤若寒蝉，神仙妖怪死伤无算，鲜血灌满了东海汪洋。

「原来神仙也会流血的，打这么凶，猴叔你能活下来也算厉害。」女娃子说。

「那可不是，何止活下来，我手上可是沾满了神佛之血。」我吹牛道，反正此间无六耳，也没人听得见。

「大圣爷好厉害啊。」听到大圣爷刀砍斧剁、火烧雷劈皆不能伤他分毫时，女娃子连连赞叹。

「那可不是，大圣爷铜头铁臂，火眼金睛，摆锡鸡……」说到此处我猛然住嘴，以前在山中和众妖吹牛吹成了贯口，此时对这小女娃子也说滑了嘴，这等粗鄙言语如何能让她听见，趁她一头雾水，急忙引开她心神，将珍藏在水帘洞里的花果山战旗取出来给她看。

「你看，当年你猴叔就是战斗在这面旗帜下。」我自豪地说。

「这里被烧破了啊。」她轻轻地摸着大旗，惋惜道。

是啊，本来还有好多，一起飘扬可以遮住阳光，后来别的旗子都烧没了，只有这一面了。我有些怅然。

小女娃抬眼突然看见我胸口挂的石片，奇道：「这是一片圣佛胎衣吗？」

我脸顿时比马、流元帅的屁股还红，忙将石片藏起来，收起旗帜，拍拍她脑袋：「小娃子不要昏说乱讲。」

女娃笑得在地上打滚，说：「猴叔自己偷藏了一片，猴叔害羞啦。」

我看着她，无奈地笑了笑，猛然惊觉，这一笑，竟恰似大圣爷当年。

日子就这么平淡地过了一个多月，我正在教女孩剑法，刚好教到从灵猿下山转猴子偷桃的杀招时，听见山外有人高喊：「山中猴妖，快快滚出来受死！」

我心中一震，心想必是灌江口的人找上来了，就让女娃子在窝棚里好生待着，提了棍子赶下山去，却见那一日跑掉的天师带了四个人来，各持宝剑站在山脚。

来的人也是老相识，梅山康、张、姚、李四个太尉，大圣爷闹天宫大战二郎神时，我们四兄弟曾与他们交过手。

我将铜棍一杵，笑道：「久违了，四太监。」

康太尉阴着脸，说：「猴妖嘴忒毒。」

张太尉喝道：「只有仙人除妖，哪里有妖杀道门子弟的道理，芭猴妖，你找死吗？」

我指了指那天师，说：「他与另外那个杂碎抢一个小女娃子的东西，我才动了杀心，怎么？你们梅山也出贼了吗？」

那天师慌忙道：「明明是那个女娃偷我们的宝贝在先，我们只是要把她偷走的东西要回来，师兄就被你杀了。」

「你说了就是真的？反正也扯不清楚，干脆打一架。」我提起铜棍说。

说实话，打不打得过这四人我不知道。当年我们花果山四健将不敌梅山六兄弟，虽说主要是二将军厉害，这四太尉也有几分本事，以一敌四，我心里没底。

对面四人手中宝剑燃起七彩剑芒，莹莹流转，如云蒸霞蔚。

我纵身而前，铜棍横扫一片，如烈日初阳。

来吧，旧恨新仇算个清楚，当年烧山，也有你们四人一份。

我棍法得大圣传授，与他一般是至刚至阳的路数，这四人却是剑走阴柔，结了阵，脚踏七星，闪避锋芒，偶尔一剑都是狠辣歹毒，如同一张带刺的大网在我面前罩了过来。

过了几招，我察觉这四人多年未见，长进不大。或许忙着跟这些不成器的道门弟子一同厮混人间，疏忽了习练，我跟大圣苦修过一段时日，此消彼长，信心更足，先锋手扬后锋手压，恶蛟抬头，一棍荡开康太尉长剑，转身铜棍破空厉啸，正中李太尉脖颈。

一人重伤剑阵便破，我手中铜棍舞得更快更猛，将剑阵撕开了一个口子。

三太尉见兄弟被伤，阵脚已乱，一同使出换命的招数，将我逼退几步，背起李太尉腾云便走，只留高个天师一人又喊猴妖杀人了，又是连滚带爬。

我心道此事再难善了，虽然听闻大圣爷与二郎神在取经路上曾一同降妖除魔，但这情义有几分真几分假谁也说不清。再说大圣爷成佛之后再未回过花果山，二郎神是否会看大圣爷面子放过重伤自己部将、杀了自己门人的小小猴妖，也不好说。

我赶回窝棚，小女娃正在酣睡，连人带铺盖卷扛起她一路驾雾来到一座村中，将她放下，塞了一些石头变的碎银子：「女娃子，花果山有祸事，你在这里避一避，这些银子你先用着，事情了结我便来接你。」

这事儿了结后，我还能不能来接她我也不知道，但此时只能这么说，宽她的心。

小女娃被我吵醒，本有点不高兴，听我说的认真，忙说：「有什么祸事，我跟你一起去。」

我摸摸她脑袋，对她说：「好好的，我走了。」

回山途中，我心中有些后悔，当年大圣爷问我要学什么的时候，我怎么没选学剑呢。

四太尉不敌，郭申、直健必定出头寻仇，我坐在窝棚里，静候灌江口二将。

不出所料，几日后，郭申、直健二人驾云而至，直接闯进山来。

他们胆气很足，因为二郎真君也一道来了，就站在他们身后。

银盔银甲，三尖两刃锋芒闪耀，额中神目，可夺日月光辉。

我万没想到惊动了这个狠人。

二郎神站在云头，自上而下地看着我，也看着我身后的花果荒山，脸上神情若有所思。

二将跃下云来，直健抱拳道：「芭将军，好久不见。」

我将铜棍插入土中，也抱拳还礼：「两位将军别来无恙，二位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无事不登三宝殿吧。」

郭申说：「芭将军，杀我道门徒孙，伤我兄弟，看在斗战胜佛的面上，还请自断一臂，此事便了。」

「我若是不从呢？」我问道。

「杀了你，再烧一次花果山。」

「那就没什么说的了。」我手握铜棍，一脚踢在棍子根部，铜棍扬了起来，带起一片焦土余烬，直指郭申、直健：「二位将军，请赐教。」

郭申抽出长剑，白色剑芒吞吞吐吐跃在剑端，已是七彩归一，我纵身与他缠斗一处，金铁之声骤然而起，如暴雨落山涧。

直健取下一张弹弓，填弹挽弓，无数金弹朝我射来，迅疾无比，防不胜防。

这二人本就远比四太尉难缠得多，如今二人功夫大涨，我远近两端皆需兼顾，二人又是异常默契，不一会儿就将我的棍法打得散乱起来。

一个恍惚间，我额角中了一弹，顿时只觉得天昏地暗，手麻脚软，被郭申一剑刺中肩膀，透体而过。

他撤剑，退了半步，甩去剑上鲜血：「芭将军，降了吧，再不降就不止断一臂了。」

我晃了晃脑袋，单手提起熟铜棍，指向梅山二将，咬牙道：「再来。」

郭申说道：「冥顽不灵。」长剑使开，幻化万千，剑光夺目，灿若繁星，剑势汹涌，如江河澎湃。

果然大气魄。我心中赞了一声。

方才不是这二人对手，此时身上有伤，更斗不过，熟铜棍被郭申划出道道剑痕，不出几招竟被一剑斩断，我大惊之下无暇顾及及其他，被直健一弹打在犊鼻穴。

我听见了自己膝盖骨碎裂的声音。

剧痛传来，我杵着半截铜棍，强撑住不愿倒下。

郭申将剑架在我脖子上，剑芒吞吐，颈间腾腾寒气，阵阵侵袭。

「降了吧。」郭申低声说。

我单脚站稳，一棒扫开他剑，昂首棍指云端散仙，吼得声嘶力竭：「再来！」

二郎神神情不变，郭申叹了口气，长剑灵动如电，莹白光芒徒然涨了一倍。

我筋疲力尽，铜棍损毁，已无力再战，这一剑无论如何我是躲不过了。

但我死也不服，切齿裂眦，狞髯张目，望向高高在上的二郎真君。

「不要杀猴叔。」不远处山下传来女娃的声音，这个不听话的娃，她居然回来了。

「剑下留人。」这个声音从上面传来，说不出的亲切熟悉。

我抬头望去，西方海潮般涌来一片祥云，隐隐听得钟磬悠扬，梵音吟诵，阵阵檀香扑鼻而来。

「佛爷来了。」云上的二郎神嗤笑一声，神情愈发倨傲，开口说的第一句话竟然语带讥诮，二将军脸上也满是不屑的神色。

祥云落了下来，云上一共三人，两名僧人手结法印肃立于后，前面那个身穿天衣，头戴宝冠，佛光蔼蔼，结跏趺坐于禅位之上。

这佛陀身上穿的不再是锁子黄金甲，也非虎皮裙，头上戴的不再是凤羽紫金冠，也非金箍儿。

那脸貌千百年未曾再见，但从未遗忘。

大圣归山。

我心中感慨万千，大圣爷，花果山不在了，可会怪我。见小女娃正快步跑来，我忙对她喊：「取旗来！」

小女娃点了点头，扭头往水帘洞跑去。

真君，一别久矣。大圣爷说，眉眼低垂，宝相庄严，全无当年那个毛躁灵动的美猴王踪影。

二郎神傲立云端，既不回话，也不回礼，神情傲慢。

我有些愤恨，齐天大圣岂容你欺辱。

未想到大圣爷浑不在意，朝我望来：「这泼猴是我从前四健将之一，乃是通臂猿猴，我听闻他伤了你道门弟子，知道你必然要来找他寻仇，特地向佛祖请命，将他降回灵山。一是救他一条性命，二是佛祖看他晓阴阳，会人事，善出入，避死延生，我座前正好没人侍奉，稍加磨砺便可成为我教中独当一面的大护法，还请真君开恩。」

二郎神哼了一声：「佛祖要他，我还能说什么，我降了送去灵山便是。」

「你若降他，他必以死相抗，我来降他，才能将他活着带回佛祖处，这厮天生良才，却不自知，日后必成大器，得佛祖重用，真君可拭目以待。」大圣语气和缓，毫无波澜。

二郎神见大圣固执，再不多言，只得点了点头。

大圣爷对他身后二僧道：「阿难、迦叶二位尊者，降服这妖猴不需太久，我去去就来，还请解了佛祖传的不动金刚根本印。」

两个和尚互望了一眼，有些犹豫，大圣轻轻笑了一声，温言道：「我沾染因果，一世逃不出此印，你们怕什么。」

二僧点了点头，松开手印，大圣身后佛光顿敛，这才站起身来，下禅位朝我走来。

我初见大圣爷时，心中掀起波涛万丈，听他说要为如来将我捉回灵山时，心凉一半，再看大圣爷面无悲喜，如同戴了慈悲面具，几步走来气度雍容，哪里还有半分猴相，再撑不住，跪倒在地，望向大圣爷：「大圣爷，您老一去不返，千年来难得回山一次，却是为了降我？」

大圣爷没有回答，走到我面前，一手结印，一手缓缓伸了过来。

旁边郭申奇道：「如来神掌？」

「大圣爷，你真要降我？」我问他，下一句话留在心里没说出来，「如同如来当年降你一般？」

大圣并不答话，手掌轻轻盖住我天灵，嘴唇轻启，吟诵经文。

又听直健说：「不是不是，是密宗金刚灌顶，他们用来洗脑的功夫。」

我弃了熟铜棍，低头闭眼，大圣爷就算要我不得超生，我也必会听从，去灵山侍奉又怎么样，只是可惜，再见不到这座山了。

万念俱灰间，却觉得头顶温热，大圣爷的声音传来：「此为以心印心之法，旁人不可听闻，不要声张。」

我忙抬头看，大圣爷吟诵未停，耳旁又有他的声音：「我证得果位之后，便被如来囚于灵山，空有佛名，欲归而不得，这次借降你的由头，才能回来瞧一眼花果山。」

我心中默然愧疚道：「大圣爷，孩儿不争气，花果山没了。」

大圣奇道：「花果山不是好生生在这里吗？」

「可是……」我羞愧难当。

大圣爷打断我：「我曾告知你们，选你们做四健将，自有我的用意。马、流二人是赤尻马猴，你与崩将军是通臂猿猴，同为四猴，天资不在我之下。不如我，只因你们不晓得此心何往。想通了，自然能得大神通。」

我有些疑惑：「我真的可以吗？」

大圣叹道：「愚钝，连猪、牛都可以，你有什么不行。」

我思索一霎，问他：「大圣爷，那你心何往？」

大圣的声音悠然说：「我心往齐天，纵横山河星辰间。」

顿了一顿，大圣爷问我：「芭将军，你心何往？」

我低头，看着花果山的焦土，心念电转，脑中如炸开了百万烈日，亮如明镜。

「大圣爷，我心往花果山。」

大圣爷的声音欣然道：「芭将军，心念通了，本事也就通了，我终可将我一生修为渡于你身。如有机缘，去灵山救我师傅师弟，他们一个白面，一个猪脸，一个大胡子，很好认的。」

我只觉得天灵处一股暖流如江海决堤般涌入，四肢百骸无不舒坦，额角、肩膀、膝盖处也不再疼痛，正欣喜间猛然想到：「大圣爷，一身修为渡我之后，您后会怎么样？」

问了几次，大圣爷只是吟诵经文，再无别的声音传来。我静待良久，终究按耐不住猴性，脱口而出：「大圣爷，你会死吗？」

「我会死。」大圣爷终于停止了吟诵，开口说道。

此时，他终于褪去面上不变的慈悲，神情生动起来，熟悉的笑容又浮在他脸上，纯真而肆意。

他望向我身后已然枯萎的花果山，眼中满是眷恋不舍。

「但花果山不会。」大圣爷笑道。

阿难、迦叶二人听闻，勃然变色，喝到：「孙悟空！」

二僧双手十指如春花绽放，连连结印，方才沉静安然的脸上大汗淋漓。

「没用的，我偿了这一世因果，如来的不动印再封不了我。」大圣爷道。

我看见他身上金色毫毛根根褪色脱落，皮肉也渐渐收缩皴裂，颅顶暖意却愈发汹涌澎湃，我想甩开他手，却无法动弹。

大圣爷对二郎神点了点头，大笑着说：「真君，来世再酣战一场。」

二郎神恍然大悟，方前鄙夷讥讽的神色一扫而光，面色肃穆，拱手沉声道：「恭送大圣。」

暖意渐歇，大圣爷似乎用尽最后的力气，抬起手掌，转身一指阿难与迦叶，开始朽坏碎裂的脸上满是桀骜骄狂：「告诉如来，他压不住孙悟空。」

话音未落，大圣爷化为齏粉随风而散。

生于花果山，葬于花果山，散得了因果，跳不出轮回。

10

浩荡长风卷走天衣宝冠，只有一根细如绣花针的东西径直落下。

我忙伸手去接，沉沉的坠手，握在手在中时，那东西如同通我心意，猛地变得与我用惯的熟铜棍一般粗细长短，金光绽放，刺眼欲盲，照得林野山间一片通透，上破九天下彻幽冥，棍上几个大字璀璨闪耀。

如意金箍棒，一万三千五百斤。

阿难、迦叶见此情形，互望一眼，慌忙驾了祥云遁形无踪。

梅山二将面色阴沉，直健在弓兜里填入金弹，郭申剑芒收敛却更加堂皇明亮。

二郎神一抖三尖两刃刀，喝道：「退下，你二人已不是他对手。」

此时小女娃又跑了回来，将折好的大旗递给我，手杵膝盖，累得喘个不停。

我接过大旗，站起身对二郎神道：「二郎真君，此事与她无关，放她一条路走。」

二郎神点了点头，缓缓飘落，衣袂翻飞，扬起的大氅如猛禽的翅膀，投下一片巨大的阴影：「由她去吧。」

我放下金箍棒，提起小女娃，面对面与她说：「对不住，没教会你多少剑法。」

女娃像没有听到，喘息着伸手要擦我额角残余血痕，我运起真气，力从地起，一振臂膀，将她远远抛上山去。

「好好活着。」我心里想，抖开那一面破损的花果山战旗。

旗杆早已腐朽，大旗却一直与我同在。

二郎神倒提三尖两刃刀，大踏步走来，我轻轻抚摸战旗，用尽全力将它甩向长空，然后拾起金箍棒。

我握了握颈间碎石，感觉它如同一颗小小的心脏，不住搏动，我一运气，裂痕便如树根一般从我脚下蔓延开去，有金光从裂隙中透射而出。

大圣爷，我心往此间。

我双手高举金箍棒，跃向二郎神。

此间，便是福地花果山。

11

得了大圣神通后，我目力可观四禅九天，星宿盘旋、云舒云卷在我眼里也变得缓慢。

世为迁流，界为方位。

远方，深黑如墨的大千世界深处，十亿烈日繁星燃烧着泯灭重生，一劫一枯荣。

近处，四大部洲亿万生灵苟延残喘，徒劳奔波却不知生死已有天定，命不由己。

此山。

东方天际聚涌黑云滚滚，雷光闪烁，云上十万旌旗飘扬，剑戟森然，战鼓如雷，几个熟悉的人影站在前方，宝塔巍峨，尖枪流火，红绫鲜明。

西天祥云去而复返，霞光万道，梵音悠然，沿途滴落香雨花瓣，云中八部天龙盘旋飞舞，金翅大鹏振翅遮天，诸佛端坐拱卫，居中是如来须弥山一样的身形。

这阵势惊动了东胜神洲所有的山精地鬼，他们如同笋芽禾苗般破土而出，窃窃私语，却不敢抬头观瞧。

方才那一阵金光，竟惊得天王揭谛、漫天仙佛率万千天将僧兵，急急如风，列阵而来。没出息的屌样一如曾经。

只是这一日，花果山再无大圣荫蔽，只剩我一人。

我或许会死，但花果山不会。

不知我死前，会陨落多少星宿，涅槃多少佛陀。

我万念归一，宇宙缤纷广博也难扰分毫，心中就只有这一棍。

如巨大的红日缓缓沉下西山，如壮阔的大江汹汹奔涌入海，如同生老病死，如同春秋更迭，暗合天地大道。

一棍卷起百万罡风，倒吸汪洋，卷得云台飘摇，神佛尽皆色变，妖鬼哗然。

我坚信，这一棒，世间无人可挡，也无处可避。

12

头顶之上，战鼓与梵音交汇，变成了刺耳的轰鸣，来自东西两方的无边云海正在合拢，引爆无数电光，雷霆霹雳此起彼伏，花果山风雨飘摇。

在天穹被完全遮却前，最后一缕阳光照在迎风招展于苍莽云天的大旗上。

战旗越飞越高，自千百年前火烧花果山后，齐天大圣四个大字，终于又一次烈烈飞舞于花果山巅。

后记

那一天，我想帮猴叔擦擦脸，没想到被他丢出山来。

哎，猴叔老是这么野蛮。

我在天上飞了老远老远，耳旁是呼呼的风声。

我跟一群大鸟打招呼，打开包袱吃了点烙饼，又小小地睡了一觉，才轻轻落到一片松软的草地上。

一落地我就开始往花果山走，我不怕猴叔说我不听话，我只怕再见不到他。

走可比飞慢得多得多了，十几日后我才远远看见花果山，山上云遮雾绕雷鸣电闪的看不清楚，又走了几日才终于爬到山顶，没想到哪里都找不到猴叔，那几个怪人也不在了。

他不在水帘洞，也不在窝棚里，我寻思着他最喜欢去大圣爷出生的地方，就来到临海的山顶，满地的碎石，已经化成了砂土。

我找到了猴叔的铜棍，断成了两半，但他还是不在。

头顶上阴云慢慢散去，阳光照了下来，我看见地上有一片小石头，一半埋在土里，周边的土颜色比别的地方更深一些，还栓了毛线，好像是猴叔脖子上挂的那片圣佛胎衣。

左右找不到猴叔，肚子又很饿，干粮也快没了，我把小石头埋在了大圣出生的地方，下山去了。铜棍太沉，提不动，就把它埋在了小石头附近。

我还是不想回家，我已经是个女侠了，我要住在花果山附近。

好容易走到个村子，猴叔给的银子却变成了石头，我只好挨家去问要不要长工，人家嫌我年纪小，做不了什么活儿，都不要我。

只有一个好心的寡妇大娘见我可怜，她一个人又孤苦伶仃，就认我做了闺女，让我帮她做些家务，少不了我馒头面饼。

她跟我说长大了要孝顺她，她不在了要给她哭丧送葬。

我说我死过娘，很会哭丧送葬的。

干娘摇头，笑骂我是不是傻。

我说猴叔也这么说。



干娘搂着我进屋，问我猴叔是谁。

我说猴叔啊，是一个顶好的妖怪。

干娘说我小孩子昏说乱讲，我本来想说这句话猴叔也说过的，想了想，又没说。

每年我都会回山一次，去猴叔给我搭的窝棚躺一会儿，去水帘洞里坐一坐，去临海的山顶看看那片小石头。

第二年去时，我就看见小石头周边冒出了一小片青青的草苗，风一吹一晃一晃的，很柔嫩。

我就想，可能这块圣佛胎衣真的不能治人，但是可以治这座山。

后来每年去，那片小石头都会长大很多，山上草和树也渐渐茂密起来，有一次我见到几只小猴子在树上玩耍，就去问他们有没有见到猴叔，聊了会儿却发现他们不会说话，只会龇牙咧嘴叽叽喳喳，扫兴得很。

一晃很久很久过去了，干娘真的老了，头发白了，背也驼了。我长成了个大姑娘，下地务农，孝敬干娘，日子忙碌起来，但还是会抽空上山。

今年，我又来到山上，那块石头已经长到跟我一样高，一小半埋在草里。

我盘腿坐下，草地跟绒毯一样柔软。

石头在我旁边，我与它一同看着大海，自言自语：「猴大叔，你教的剑法真的好烂，连村头阿黄也打不过，看来是当不成女侠啦。」

我拔了一根小草含在嘴里，说：「我干娘说，要把我许配给东家的长工刘三，以后如果有了孩子，就不能常来看你啦。」

我拍了拍石头，又说：「刘三这个人很好，猴叔你放心。」

说到这里，我突然听见轻轻一声脆响，我停下静静地听了听，只有风吹的树叶沙沙响，好像还有小鸟擦过叶芽的声音。

阳光透过林间绿叶，斑斑驳驳洒在我脸上，也洒在石头上。

我继续摸着石头说：「刘三很老实，农活是把好手，对我也不赖，但我就是不喜欢，只是干娘让嫁，她非亲非故地养了我这么多年，身体也越来越不好，不听她的也不行……」

又是啪的一声脆响，这一次我忙往声音来处去找，看见石头上剥落了几片石块，露出一个孔窍。

原来石头是空心的啊。

我凑近往里面看去，黑漆漆、空洞洞，像个猛兽的暗巢洞穴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我朝里面喊：「猴叔，是你吗？」

突然，石窍里睁开一双熔金般灿烂灵动的大眼睛，滴溜溜地转起来。